



李相國集七

~ 16
2348
7

七



和
2848
卷8-7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六



書

寄吳東閣世文論潮水書

月日良醞丞同正李某謹再拜奉書于東閣大
夫先生座下僕才揆頑駘自未冠時已脫略同
輩喜與先生長者遊然未有博大真儒如先生
輩者而得與之遊日聞所不聞也先生長我無
慮三十餘年則雖子畜之弟畜之尚可而乃許
以忘年僕安敢當之日昨在車騎顧僕於蓬龔
之中索僕近所著詩文方垂覽之際從容謂之

白吾嘗著潮水論未曾示人子好學者也異日
過我當以見示僕聞之自以為今之能文博古
老儒宿學不為不多而獨以僕為可教將示以
箱中之秘寶如僕者宜萬萬榮且感也迨數日
造謁而請之則翻然改曰吾之論不足觀也子
亦著若論若說窮釋潮之所自然後吾亦示之
也而卒不為之借觀僕初不知先生之有此論
以先生先及之故不憚道遠趨造於門墻而反
不許觀甚恨甚恨噫僕涉學日淺新進小生也
何足知潮之所以進退盈縮之理哉如知之又

何必要公之論而痛欲見耶夫鳥獸草木常生
常化之理陰陽奇耦之數寒暑往來之變與夫
天地所以玄黃日月所以盈昃其道茫昧宜若
不可測知然經傳子史講之之詳故凡老於儒
者雖未能洞然大曉亦無有不得其彷彿者而
僕尚矇然昧然者徒以年必識劣讀書未力故
爾况潮水之源雖古人猶或罕言僕是何者敢
以區區之識紛然辨列使當世之士撫掌大笑
耶然而先生有以及此者吾知之矣此必料僕
之決不能著書論潮先設所難杜塞來徑欲勿

出其論耳意者豈以僕為狂瞽無識而不欲使之見耶苟如是昨之許以見示特誑我也哉我也豈篤信君子與人勿欺之意乎不然僕豈昨日為可教之人而今日忽狂瞽無識耶抑或以為世無知者而姑傳于後將以俟來者之知耶苟如是先生忍不令同時作者共甘滋液而獨使異世之士得前入所未得嘗希世之味而咀嚼甘芳飲於口飽於腹耶是大不然想先生必不爾也然則未識先生之志之何如也若終秘蓄而不出焉則非吾分所當得是吾不復有異

矣但仰問一言要識其旨歸耳伏惟先生聽之先生立論必有根據據何書證何人巧言耶若以水經為據則水經已有其說何更有先生之說乎若以盧肇為證則其賦已詳之矣先生之論必不能更及也抑聞釋氏有論釋氏則因說法而證引耳非必特地為海潮而表量剖析也况以釋氏為準則儒家之短也儒先釋生通天地曰儒儒必待釋氏然後言天地耶是亦非所以為證也其餘古人所云地游應海介人呼吸陽侯靈胥鼓怒所作則尤無所可取也以先生

之宏識博學當別有所論述傳播士林有以聳
動衆聽知世有博物君子宜矣而何深閉固拒
若是之甚耶僕嘗以水經肇賦私折衷焉則水
經所謂鱗魚出入有候故潮之進退有期此則
似為賤近雖僕亦未知的信也盧歙州獨判然
決疑以潮之進退因乎日其盈其縮與月同體
因自設十四問隨而釋之窮理盡性妙入毫芒
其法與易象渾天脗合吾以此為確論竊謂後
雖有論者殆未能過此及聞先生有所論著汲
汲然求見之滋切如渴者之思飲瘁者之待祀

而未嘗須臾弛念也伏望閣下不惜秘蘊還以
一言見賜指其所以證據之意使小子拂輦披
瞽粲然觀黼黻之文鏘然聞韶濩之音則此亦
大君子所以論掖後進之一端也不宣某再拜

荅全履之論文書

月日某頓首履之足下間濶未覲方深渴仰忽
蒙辱揜手教累幅奉翫在手尚未釋去不惟文
彩之曄然其論文利病可謂精簡激切直觸時
病扶文之將墮者已甚善甚善但書中譽僕過
當至况以李杜僕安敢受之足下以為世之紛

紛效東坡而未至者已不足道也雖詩鳴如某
某輩數四君者皆未免效東坡非特盜其語兼
攘取其意以自為工獨吾子不襲蹈古人其造
語皆出新意足以驚人耳目非今世人比以此
見襲抗傑於九霄之上茲非過當之譽耶獨其
中所謂之創造語意者信然矣然此非欲自異
於古人而為之者也勢有不得已而然耳何則
允效古人之體者必先習讀其詩然後效而能
至也否則剽掠猶難譬之盜者先窺謀富人之
家習熟其門戶墻籬然後善入其室奪人所有

為己之有而使人不知也不爾未及探囊胠篋
必見捕捉矣財可奪乎傑自少放浪無檢讀書
不甚精雖六經子史之文涉獵而已不至窮源
况諸家章句之文哉既不熟其文其可效其體
盜其語乎是新語所不得已而作也且世之學
者初習場屋科舉之文不暇事風月及得科第
然後方學為詩則尤嗜讀東坡詩故每歲榜出
之後人人以為今年又三十東坡出矣足下所
謂世之紛紛者是已其若數四君者效而能至
者也然則是亦東坡也如見東坡而敬之可也

何必非哉東坡近世以來富贍豪邁詩之雄者也其文如富者之家金玉錢貝盈帑溢箴無有紀極雖爲寇盜者所嘗攘取而有之終不至於貧也盜之何傷耶且孟子不及孔子荀揚不及孟子然孔子之後無大類孔子者而獨孟子効之而庶幾矣孟子之後無類孟子者而荀揚近之故後世或稱孔孟或稱軻雄荀孟者以效之而庶幾故也向之數四輩雖不得大類東坡亦效之而庶幾者也焉知後世不與東坡同稱而吾子何排之甚耶然吾子之言亦豈無所蓄而

輕及哉姑藉譽僕將有激於今之人耳昔李翱曰六經之詞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若山有恒畢瀆有淮濟夫六經者非欲夸衒詞華要其歸率皆談王霸論道德與夫攸教風俗興亡理亂之源者也其辭意宜若有相襲而其不同如此所謂今人之詩雖源出於毛詩漸復有聲病儷偶依韻次韻雙韻之制務爲雕刻穿鑿令人局束不得肆意故作之愈難矣就此繩檢中莫不欲創新意臻妙極而

若攘取古人已導之語則有許底功夫耶請以
聲律以來近古詩人言之有若唐之陳子昂李
白杜甫李翰李邕楊王盧駱之輩莫不汪洋闊
肆傾河淮倒瀛海騁其豪猛者也未聞有一人
効前輩某人之體剗剗其骨髓者其後又有韓
愈皇甫湜李翱李觀呂溫盧同張籍孟郊劉柳
元白之輩聯鑪並轡馳驟一時高視千古亦未
聞効陳子昂若李杜揚王而屠割其膚肉者至
宋又有王安石司馬光歐陽脩蘇子美梅聖俞
皆曾直蘇子瞻兄弟之輩亦無不撐雷裂月震

耀一代其効韓氏自甫氏乎効劉柳元白乎吾
未見其剗剗屠割之迹也然各成一家梨橘異
味無有不可於口者夫編集之漸增蓋欲有補
於後學若皆相襲是沓太也徒耗費楮墨爲耳
吾子所以貴新意者蓋此也然古之詩人雖造
意特新也其語未不圓熟者蓋力讀經史百家
古聖賢之說未嘗不熏鍊於心熟習於口及賦
詠之際參會商酌左抽右取以相資用故詩與
文雖不同其屬辭使字一也語豈不至圓熟耶
僕則異於是既不熟於古聖賢之說又取効古

詩人之體如有不得已及倉卒臨賦詠之際顧
乾涸無可以費用則必特造新語故語多生澁
可笑古之詩人造意不造語僕則兼造語意無
愧矣由是世之詩人橫目而排之者衆矣何吾
子獨過羨若是之勤勤耶嗚呼今世之人眩惑
滋甚雖盜者之物有可以悅目則第貪翫耳孰
認而詰其所由來哉至百世之下若有人如足
下者判別其真贗則雖善盜者必被擒捕而僕
之生澁之語反見褒羨類况下今日之譽亦所
未知也吾子之言久當驗焉不宣某再拜

與金秀才懷英書

某啓昔者方僕與足下未第時寄洪園六十餘
日同學相磨子尚記否其後興王寺月師方丈
駕肝膽誓神交吾今念之子亦豈忘也否足下
淹貫史家說唐漢事如昨所觀吾久已服之矣
僕所著作了亦未敢多排必不以僕爲之於文
者蒙前月某日所辱啓事不得修答又蒙今月
日啓事復不能答想足下必不以僕乏於文而
不修答殆謂倨慢不遜頑然不爲禮節則計
已獲罪左右然僕之不答亦必有謂夫啓者欲

與人有所賀謝陳請或叙情而為之者與表牋
同體獻於上則曰表於太子王侯則曰牋贊於
搢紳士大夫則曰啓因高卑別其名耳要其體
未始不同今之人於表牋則頗或倣古人體於
啓事則率張大其詞多用古人之文之長且蔓
者為屬對然後謂佳不爾必嚼而棄之矣此習
林宗庇始倡之矣故林公獻某官啓曰落落高
才崑崙崗上千金難價之羨玉昂昂勁節峨嵋
山西萬歲不長之孤松此則不甚長蔓而詞亦
信義其多至二十許字而詰屈難句斷者亦衆

矣古人亦曰古事無有不對者有若雍齒且侯
吾屬何患則已對以劉蕡不第我輩登科信哉
斯言也若暇日於音史中努力不倦收拾摺掇
則何有不對者乎是亦詩之集句之比也且百
家衣體亦非古人所甚尚唯王荆公喜為之但
貴即席中急就者耳迨曠日搜索古人詩集然
後為之何有不可乎今人所以作啓久已成習
不可克革苟必用本文與古事編列成章則其
所自創於心者能有幾耶僕欲反之必為所笑
若倣而為之必為後世君子所笑後世之笑甚

於今人之笑寧被笑於今人無爲後人所笑又
反覆思之則所以投文於人者欲求媚耳反爲
所笑如勿投之然則今人亦不可不懼爲吾計
者不若皆輟而不作俱免前後人所笑是故非
有不得已干於王公大人者則不爲也故平生
所著啓事甚些小後當覓而見也幸吾子勿至
深訝而疑僕之倨也吾輩親密間若以詩或以
手書往復亦可何吾子再辱啓事若後生新進
之求之於長者之禮耶初暑伏惟萬萬自愛云
云

代仙人寄予書

月日紫微宮使某甲丹元真人某乙等謹遣金
童奉書于東國李春卿座右人間喧雜甚苦甚
苦伏惟道用何似傾仔同極吾二人居帝之左
右出納天命者也昔者吾子亦爲上帝之文臣
掌帝之制勅凡春而布和氣煦育草木冬而振
寒令肅殺萬物其或雷運也風雨也霜雪也雲
霧也是皆帝之所以號令於天下者制勅一出
子手無不稱之帝用德之圖有以報爾之勞者
俯詢於臣等臣等議曰輒虛天上之文官遣作

人間之學士西掖北門快草紅泥之誥紫微黃
閣穩調金鼎之羹澤潤生民名振環宇然後勅
還天上更綴仙班如是儻可以償其勞矣帝即
肯允於是輔子以冲和之氣益爾以峻爽之資
凡載錄車百兩馬萬蹄踵隨于後遣生於東海
扶桑隅日始出之邦矣子去幾年尚未聞調一
官除一名著一奇跡撰一大冊以聞于帝耳者
吾等甚訝之方欲使使詰其所然適有自人間
來者問之則曰所謂春卿者困躓窮途阻露一
命請仙盃酒頗事狂顛元結溪山空稱漫浪腰

未垂尺五之組頭未峙三梁之冠失水之龍耶
喪家之狗耶特纍纍貿貿一布褐之窮士耳公卿
搢紳非不知名也豈以其迂濶不切事而不容
揀採歟言未終吾等愕然彈指尋讞爾國之嫉
賢忌能者之罪緘奏于上帝帝已領可將大錮
其人而信爾之屈也則子之翼將奮矣子之步
將高矣玉堂有路何深不入鳳閣非天何高不
陵紅塵下界方酣一餉之榮碧落故人空望九
還之就瑤琴兮生塵將待子而弄玉室兮無人
將待子而開紫皇所賜丹露之漿金霞之液獨

吾等日賦飲耳久矣不得與吾子共酌也宜速
償於素志復超躡於玄都噫功名不可不遂富
貴不可以貪吾等所以勗子者此耳勉旃頓首
再拜謹白

呈尹郎中威書

月日某官某再拜上短書于天曹郎中座右僕
是相國河東公之門下生也拔出於千百人中
署爲第一是可謂特達之遇矣閣下於相國爲
王潤則宜遇僕如弟行而凡相國所以待僕之
始末也閣下又宜知之故言之不疑相國方柄

月時喜推轂後進故士之沫膏潤露滋液者不
爲不多僕居門下獨不得與蒙斯恩者非相國
之過而乃僕之自召也蓋僕少時嘗使酒放曠
因得狂易之名則相國非不欲成就之也蓋忌
狂名不早爲之地但以爲年少負氣狂之耳行
且自改然後用之未晚也及被病乞退也俾予
作三表然後大加賞愛不以僕爲狂追咎往者
之不用於蟻床中裁劄子甚力遂薦于上上亦
聞予狂名竟不能用以是窮蠶至於是也宗伯
尚爾况他人哉自搢紳至于朋伴莫不以狂目

之僕亦不堪衆人之口因自號狂客狂非虛名亦誠有之夫大夫一有才不奮有蘊不洩則氣洶洶如水之遇迴曲而滯蓄吼怒不得發洩及中酒然後氣發於宵次到下喉吻如水之決隄鬻岸崩騰汎溢不能自止盡洩然後已是以狂也然此特失意之中憑酒而狂耳非若中風狂走者若一旦得意爲官爵功名所能銜勒則雖以百計勸之爲狂終不肯爾何則窮則薄其生達則奮其身是亦人之常情也况士之自狂而反者一可爲致遠之器盍觀夫馬乎馬本在

人家馴服柔良者則雖間有奇種亦鮮見籊雲逐日之足矣其若生長山林海島之間者見人狂走若駭鹿然不可遽捉設捉之亦不可易馭幸縻而致之養于人家猶啖嚙樹木不習芻粟馭則赴坑谷馳淵川迨馭者僵仆然後乃止及日久稍狃於人於是乎屢加銜勒習以步驟則足成千里之逸蹄矣虎帝曰泛駕之馬跡弛之士御之而已蓋謂此也嗟乎一國之人莫不以僕爲狂人而及閣下見之一接笑談然後知僕之不狂即以國士遇之恨相知之晚僕每造門

輒倒屣欣迎促膝握手朝不知日晡晚或侵夜
分僕或被酒狂叫閣下猶不以為狂而乃曰此
子實不狂也但緣有才不奮無所發洩而為此
也雖昔鮑叔管仲之相知白牙子期之暗契亦
何以加之哉若爾則閣下之於僕可謂密勿縊
縊心照神交者而今幸當天曹銓選之任似可
拯救則僕若真狂者決自必於心恃舊冒觸略
無疑忌若不幸不如意則反成惡恚孤負從前
繾綣顧盼之恩矣僕不然以愚心忖之閣下特
天曹之執事官耳非領天曹而主張其柄者也

但因事乘便微扣于執政相國而已過此想不
能有所專輒矣欲扣而無便隙之乘則無可奈
何已扣而不見聽則亦無可奈何矣其得與未
得在一頃刻間耳皆命也豈敢多言

上閔上侍浸書

月日某官某奉書于駙首學士閣下昨者事有
必開啓閣下者造門納謁蒙閣下欣然迎迓賜
以顏色尋置酒酣暢極歡而罷方從容笑談間
再三目予曰士當以謙恭畏慎為志近世有詩
人林椿者恃才傲物竟不登一第至窮餓而死

觀子之才不後林生常謙恭卑損略無怠傲之
色又相貌充澤必當遠到者一言慰藉有重千
金子非木腸能不感泣但念僕雖若怠傲者其
呈露于尊長之前難矣矧僕嘗竊恠挾文而自
傲者曰夫挾富貴之勢者赫赫焉堂堂焉其威
足以服衆其權足以制死生故人其畏服奔走
俟命之不暇孰肯議其是非哉雖驕傲尚可然
要其終未有不自躓者挾過人之力者其拳勇
足以脅制人物雖倨且傲莫有誰何者然未有
恃力而能長且久者也况文章者特一小伎耳

雖有錦腸肝竒麗之蘊除知己外非人人所
敬而畏服者也若以此自負凌侮人物必遭歐
擊拉折之辱非特此耳其陷不測之禍亦審矣
是以彌衡傲物終敗身於黃祖嵇康負氣果見
在於鍾會古之人類此者非一二布在前史烟
若明鏡然則凡鑒觀古人之成敗者雖有所負
其謙恭畏慎固出於自然而如僕者環顧一己
無一事可挾以為怠傲者雖折項俯地不敢擡
舉縮縮然常若負大怍固亦常理而閣下有以
此及予者豈欲使予益痛折節終保其身歟愚

雖不敏敢不佩以周旋書曰謙受益慢招損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此皆自甫學時未嘗不習於耳熏於心者加之閣下之曉諭若此固當銘之座右朝夕鑒戒日繩其心而已其遠到與未皆天也命也雖然苟有知己如閣下者手捧羽翰假以長風則路亦何阻耶不宣某再拜

上趙太尉書

月日某官某熏沐齋戒上書于太尉相國下執事閣下夫古之為人君者非理天下之為難也知人賢不肖進退之為難何則穆穆至尊深居

九重焉得人人而閱之一一而試之知賢與否進之退之升之降之耶在特置宰相之明而為之耳目焉耳宰相者非錢穀鹽鐵訟征賦叢脞之事是親而以為己任也專務推賢進士上佐天子之明而已矣今主上率由是道處閣下以論思之地閣下以宏瞻卓犖命世之才代天子之耳目作九流之司命進退天下之士則九箴器把寶瑰琦英偉之士無不以連城之璧希世之珍求售於閣下者如僕者特一妄男子耳無一才一藝有足備賢君明相之外進採用者

也夫然則理宜揣分量才縮斂頭角不敢望預
瑰琦英偉者之伍而有所僥倖矣然閣下不知
僕之不肖過聽虛名大加眷遇嘗與兩府三相
兩崔任相國任聯名拜劄子薦達於明天子之耳目
乞補郡職以作將來擢用之漸俞詔已降未及
付銓曹而忽若銀盃羽化者朝廷士林莫不知
之有彈指歎訝者相國閣下亦曾聞之矣僕猶
倚閣下之剛明果斷竊自以為業已許之豈以
其詔書有無藉口而負一言之重哉遂確然自
必矣又頒敕之後寂然無聲先笑後咷反為儕

輩所笑顏得無泚且赤乎其後側聞閣下之言
果以詔旨不付天曹為解此亦不痛為僕營救
之辭耳何必爾耶若欲不待試外直補京官則
以前無此例故須必要詔旨矣其若郡縣之寄
則按國家成例凡登科者不限年紀直補外寄
故中古已往自黃紙以上有其年出補者其次
亦不出三四年而得之矣但比來文吏之橫出
銳進者甚衆而州縣之寄不增於古故其高於
守株者率淹延不進積塞前路有至三十年或
二十八九年而不見調者僕若循蹈此輩之迹

計次而俟則雖白者未可決期也閣下既不
常流遇僕而將以獎答力學之功則但越前榜
者而用之耳其限以年紀本非國家之制雖不
須詔旨亦不反於國制况詔旨已下而特懷形
乍隱而已哉噫宰相所奏固不可輕宰相亦非
一二公而其所奏亦本於薦一士以勸百人之
義而意非淺淺者若主上不允則已上既允可
而中間云云則是掌奏者之無狀也罪必有歸
矣以閣下之威居百官之長非其勢不足以彈
糾朝廷之違憲宜以其時詰其所以攘取劄子

之由議駁其罪而閣下又不敢爾則朝綱國憲
何由而正焉天子之耳目何由而廣焉箴器把
寶之士何由而進焉僕竊為閣下惜之昔人有
問馬日食幾何者馬主曰給粟若干斗曰然則
何瘦曰吾特許之而不與也僕無奈類是而誠
飢且瘦矣閣下其忍不顧而不畢其賜耶僕不
佞平生唯以諒直自許凡所貯蓄今盡輸寫於
閣下雖涉自譽者亦無所讓而無所隱也伏惟
閣下悉之僕自九齡始知讀書至今手不釋卷
自詩書六經諸子百家史筆之文至於幽經僻

典苑書道家之說雖不得窮源探奧鉤索深隱
亦莫不涉獵游泳採菁摭華以為騁詞摘藻之
具又自伏羲已來三代兩漢秦晉隋唐五代之
間君臣之得失邦國之理亂忠臣義士奸雄大
盜成敗善惡之迹雖不得并包竝括舉無遺漏
亦莫不截煩撮要鑒觀記誦以為適時應用之
備其或操觚引紙題詠風月則雖長篇巨題多
至百韻莫不馳騁奔放筆不停輟雖不得排比
錦繡繡列珠玉亦不失詩人之體裁顧自負如
此惜終與草木同腐庶一提五寸之管歷金門

上玉堂代言視草作批勅訓令皇謨帝誥之詞
宣暢四方足償平生之志然後乃已豈碌碌銷
鎖求斗升祿謀活其妻子者之類耶嗚呼志大
才疎賦命窮薄行年三十猶不得一郡縣之任
孤苦萬狀有不可言者頭顱已可知已然僕之
行藏去就以閣下為司命而卜之者也其進退
升降亦關閣下之鑒採耳僕尚何言哉若萬一
借一眄之恩啓其路授其綬使登始從仕之級
則青雲萬里行可高驥何道遠日晚之是憂哉
且士之所以邀王公大人之眷顧者非苟自謀

其身亦欲就王公大人之名也方一扣再扣而不聽而已則猶爲國爲閣下之名爲己之性命殆不得輕去伺候請問或庶幾乎卒相容許不失下士之名矣若三扣而不聽僕本介福非朝夕進退突梯求媚者也寧深遁遠逃甘與麋鹿跼伏茂林豐草之鄉耳安能復造相國之門立狗竇馬廐之側爲塵糞所染耶孟子曰久未嘗不欲仕仕不由其道而往者鑽穴隙之類也僕之自媒已甚矣其又可効鑽穴踰垣之女子乎失意之詞類多激訐伏惟閣下先寬其罪然後

覽焉輕觸尊嚴不勝悚懼不宣某再拜

上崔相國說書

十二月日門生某官謹再拜奉書執政相國大學士閣下僕一昨展謁台階伏蒙賜坐慰勉備至垂問比來所著幾何并及玉堂承乏之言驚聳震懼拜謝而退僕誠無似者也文不足備國蚤才不能墜人望而閣下過聽至以文翰之任期之踰分之榮非所敢當祇以爲愧莫知其由反覆尋譯始得其所以然者閣下之言固出於理然而亦猶晚也何者曩日閣下不以僕爲

不肖躬造闕下拜劄子薦進請例補外寄然後
以備將來文翰之寄其意不爲不切但時不幸
而未果耳其後僕已得經外試則閣下適當國
執柄矣僕竊自以爲平日尚爾豈手執其柄而
有不能用哉然僕之零丁蹇散其亦有年而猶
未蒙其賜意者醜面濃粧初若可愛粉落質見
無所逃於明鏡之鑒耶審如是則已不爾權可
施也恩可及也方茲時及未若向之拜劄子之
日故僕不揆才分謂閣下之言猶晚也以今之
勢觀之殆將終不用於世計莫如歸田力耕謀

活其妻子然又不爾者顧自負於閣下猶有須
耳譬如人有哀人之窮者力不能自賑惇惇告
於富者之家欲丐其毫釐以濟其急富者吝而
終不肯與及其人之富與彼富者侔則窮者自
以爲向無調救之資猶欲丐諸人豈其自富而
有不及於我耶金玉錢貨必分其半而與之矣
窮者之忖度如此假使其人偶忘而不與則當
其時勃然作色而便去耶小留而有待耶未審
閣下何以處之耶在僕似宜小忍須臾卜其可
否及便忘然後謝去亦未晚也雖然此亦僕之

汲汲有及時之志而計之大早耳度閣下之心何至使僕為終窮者耶何以度其然也蓋僕嘗和閣下謝奇平章所餉燧石之什馭焉閣下方飯即放匙輟饌賞詠不已致令中饋叱僕御之進予詩者此非人所側傳而李嗣郎子親與我導之者也以此取心而度閣下之不終忘也所恨者天馬之齒迫將過半耳且士之所以筮仕者非苟欲自榮一己之榮宦而已蓋將以所學於心者施於有政振經濟之策宣力王室垂名於百世期為不朽者也然計官爵之等級約則

九級其詳不可言所謂權務者又不在此例就九級中亦有權假試真一般品內有從與正其若州牧守倅縣令鎮將凡外郡之職不預京官班挾然外職要皆滿三年然後見代則其與京官遷轉愈踈濶矣且人生百歲七十者稀男兒當三十始登一級猶謂之晚况僕行年已三十有七矣緣早衰多病其在三十四時已見二毛鋪之復生自爾相續不絕白與黑今已相等矣譬若木之將枯葉必先變者僕之享齒能復有幾耶以垂盡之年尚未補九級外一權務之任

而顧官級之崎嶇既如彼僕之輔國之日之短
促又如此若四十已後方得一官則纔淺七六
品髮已盡皓便了一生矣况物之自外來者決
不可必其所謂七六品又不可必期况敢到重
官鉅職振經濟之策耶夫然則輔國之心何所
遂讀書之勞安所償百世之名安所垂歟是僕
之所以中夜三起仰天大息者也今閣下以水
鏡之明當銓衡之任則士之賢不肖皆呈于誠
懸曲照之內無敢以纖毫欺蔽者况奎報之進
謁於閣下者非一日則僕之言行之枉正皆已

詳之矣凡以文投贄者至再三則僕之文章之
巧拙皆已辨之矣其若完山所理之迹亦皆所
聞也若謂之未滿期限則已然其所以見罷
同寮者所誣則其邪正曲直廉貪之理已判然
矣不待僕之自列想閣下久已悉之矣然則寧
復有所疑而依違不果耶伏聞翰職有關貧若
輒假其任用試僕之所學於心者有不稱副似
玷閣下用人之鑒則擯之斥之亦可予無所憾
于心矣夫不試而責其能不若試之而後已也
僕亦不言而有悔不若盡言而後有悔是僕所

以說說有是言而亦望閣下先試其可否者也
嗚呼僕之榮枯生死進退舒卷盡在閣下之手
俟命而已毋或如富者之便忘使僕終至於窮
死也戰灼惶悚不宣某再拜

投趙郎中冲書

月日某聞豐肌臆理一笑千態者天下之姦女
也此則雖千百人媒之媾之尚不肯輕許脫得
嬖於鉅公貴人亦不甚痛喜者豈恃其姿色之
靡曼歟推顙齧脣旁行偃僂者天下之醜婦人
也其所與嫁不過傖父販兒耳嗚呼然丈夫誤

而一御則彼婦人喜不自己更加塗澤益歸簪
珥常詫於人矣丈夫聞之不勝其恥更遇焉深
曠且唾莫肯一迴眄而去彼婦人不自知其醜
也日夜啼泣聲殷隣里至令人環聚而唁焉夫
夫懼其不已也更厚過之贈之以金帛之資遂
館而置焉天下之有色倡婦皆多其有信各自
謀曰某丈夫御一醜婦猶不忍棄况如吾輩者
乎於是曳羅縠蘊蘭麝爭先焉猶恐其後不數
年吳娃宋豔之姦皆萃於其家矣今僕之凡庸
固陋不啻若推顙齧脣之醜矣明公之豪焰赫

勢不啻若旺旺丈夫之義矣曩者明公不以僕
為無似自妙年與之遊之甚款至輸馮肝膽約
為兄弟僕竊不揆賤陋增飾言貌承意媚諛意
其交之已固啖啖噍噍常詫人曰士之受知於
明公者凡莫我若也以是每一行一步常若有
扶之者僕之自負於閣下也如此未審果恥而
曠且唾耶抑慮其不已也而卒與之為好耶若
終恥而不眄則僕之啼泣懇訟之聲日益殷而
明公之好士之名不得不少減矣如不忍遺舊
匿瑕掩醜刻畫無鹽借一言之雌黃廓然開始

從仕之路俾小子歷金門上玉堂受調羹玉床
之食則彼丈夫之館置醜婦厚以金帛之資又
何足道也夫然後天下之士皆高閣下之義相
與言曰某閣下遇一不才如某者猶不忍遺之
其提獎如此况若吾儕乎於是錦肝繡心襲德
服義之徒星奔影鶩猶恐後至何顏騫曾史之
不出於明公之門下者歟明公接人下士之名
亦列于博史亘萬世不朽矣伏惟明公以僕之
是言微逮於岳公相國則想必謂之何如耶萬
一笑而頷焉僕之幸也惟閣下裁之恃舊煩聒

不宣惶懼

寄懷璨首座手書

月日某頓首席端法主丈下僕近欲赴完山幕
府臨去當往拜得受一椀大道漿然後辭訣耳
前所囑護歸信住老事已曾銘心幸勿復慮僕
之理裝雖歷丐於人甚類浮屠之求人隨喜者
亦隨分辦得已畫歸期但僕在京師每造丈室
未嘗不陪軟話寫幽情以此為快耳一行作吏
為簿領所縛當鬱悒時顧與話者誰歟迨三年
然後見之未爾間千萬為法自愛不宣某再拜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六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七

書

征東軍幕上都統尚書副使侍郎書

月日兵馬錄事兼修製良醞令同正李某謹裁
書拜上于兵馬都統尚書副使侍郎閣下幕下
小生緣職係卑冗常時雖呐呐似不能言者苟
事有當義必須言而後得可施設者則其可喑
喑忍不吐耶况幕中籌畫集衆策而參酌者也
其聽與否在兩公之鑒採何如耳僕豈敢故作
沉深寡言之態而有所隱耶夫古之將兵者不

必兵之犀銳而以先得士心爲上策蓋士卒
解體則雖有勝兵十萬其如戰何其所與士卒
同甘苦蓋亦以此也昔唐太宗征外國將軍李
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及軍迴集戰亡
人骸骨設大牢祭之痛哭盡哀軍士無不洒泣
競思奮礪南承嗣之父死難睢陽承嗣自襁褓
超升爵秩及征西河承嗣願得身當一隊効死
戎行予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雪涕也且賤一
男子病仆床褥上死兒女于手中其子孫猶乞
米作節以供其祭穴土爲塋以營其葬况大夫

夫慷慨攘臂從軍萬里方交兵之際飛矢如雨
義不顧生極力而戰不幸見敗力窮乃死則是
死也固萬萬倍於床褥之屍然去國離家客死
天涯雖有諸孫衆子寧遽聞而遽至耶是古之
所以收骨設祭而悲之者也何則假使死者無
精魄魂靈之有知者而莽莽也昧昧也其死君
難勢合可惜則彼寧不知耳我且無負於彼况
人之五精七魄雖死猶存苟得蒙收骨設祭之
賜則其不爲舞且抃於地下雖死之後猶生之
時耶今聞巖陽之戰官軍多有力戰而死者骸

骨暴野莫有收之者况一盤一盃之祭乎然不
聞官給廩穀以祭又不聞官收死骨以葬又不
聞錄其功勞如何者其與古道甚不稱副是僕
所以不得不憤敢伸吭而告訴者也伏望元師
副使兩公閣下議出一斷出令軍中其死亡之
骨則若論彼此難於辨別無官軍賊種皆悉埋
之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掩骼埋胔蓋不欲傷
和氣也今屬是僕埋骨甚合理况死國之人乎
其祭官軍之物故者各以死亡多小給官粟於
隊伍招魂而祀之仍錄功之尤者筆之簡冊俾

賞延後嗣則非特地下之鬼感泣大恩懷結草
之報也抑亦一軍之士無不策激有以一當萬
者戰卒如此何憂不捷哉嗚呼褒死者勸生者
在此一政實非細事伏惟閣下商之某職在叅
謀不可不言輕肩威重不宣再拜上書後出租
伍又使
理骨

軍中答安虜士置民手書

月日某啓僕自在京師聞虜士之名滋久路隔
千里無由相覲第深傾渴而已及去歲十一月
被征東之命從軍非佳事以得見虜士為幸知

會面有日但此鄙亂熾未的識好在以此為慮
耳及入都急欲邀見緣軍門壯鑰謹誰何甚厲
且慶士亦此都人若與相見恐軍中有疑者故
未敢爾昨於幕中簽判朴郎中所寓值慶士方
與朴公話僕素未識面觀其鬚髮皓然著緇衣
時緇冠如世所畫道客居士者即自認之不問
名諱促膝接話若舊日飽相與遊者因得略評
其一二其後於蒲池寺與朴公相際特邀致慶
士因置酒從容各賦詩數篇而去僕以兩日之
覲頗慰昔年積戀之懷方欲致書叙所以深仰

敬伏之意尚稽迤未先忽蒙今月某日首辱書
教累幅辭語高爽飄飄有凌雲之氣予然後知
真箇有仙風道韻嘆伏絕倒較疇昔加深而感
荷亦爾但書中以僕比李太白太白天人也其
語皆天仙之詞僕雖耗竭精思百日百夜方得
一詩猶不略侔謫仙昏醉中造次所占一語也
慶士其不欲假僕以須臾之喘息耶何敢以大
語將飄去吾平生么麼不盈眦之福歟僕之向
之比慶士以文洋州龐居士者蓋墨竹絕似與
可參禪得妙如龐蓋故措的實而言耳非出於

媚諛者處士尚遜避不敢當之况僕之於太白
邈若霄壤相懸而處士况之大過若將誑戲者
愚心不能無小望無所曉捕賊事尋已戢心予
豈輕洩哉處士有婦與兒得無慮日支否幸有
私蓄以長腰若干斗餉之雖小尚堪延一日幸
納毋拮拊簽判約與予同遊佛國寺處士亦相
從否此境多江山佳處又賊兵小弭當與處士
野服遊歷時或賦詠稍遣鬱懷耳軍中有所厚
某田者聞予與處士遊將綸素求墨竹甚勤為
我一掃可乎餘留面剖不宣再拜

又寄安處士手書

月日某啓昨以所厚求墨君事輕浼左右惶灼
俟罪蒙掃興風竹數四叢其人持以來示叙謝
甚誠觀其枝葉活動想聽騷騷爽韻真得風中
態吾向以處士比文洋州其不能中的也耶復
承過損要僕近所著詩文僕素習雖嗜詩但常
為軍事所迫又念若於貔虎叢間喜常操筆哦
詠則必遭衆罵故鮮有所作雖未除餘習或時
有著輒為人取去箱篋無見在一紙其餘四六
皆禱佛祈神之文不足煩採覽故不敢錄呈幸

勿謂之向寒伏祝珍重自愛不宣頓首

荅全朴兩友生自京師致問手書

某啓蒙千里致問驚奉手教備認兩君雅履動止佳勝感慰交極官軍本月某日離東京入雲門山屯住草賊亦小弭軍中無餘事但掘松下新菌煨火中喫啖甚佳僕本書生不閑弓馬偶為駢逼以怯膽從軍初甚股戰漸習軍旅間其所謂彎弓走馬近亦稍稍若用此播士林必供一場大笑但楫上草檄緣煎爍矢石中眊眊然不若平昔酣醉時下筆迅速然亦不至遲鈍粗

免長官訶詰耳有的便更通家信甚幸迴使忙遽不得悉意惟冀萬萬各自愛惶恐頓首

軍還後寄兵馬留後朴郎中仁碩手書

月日某啓別來未審台體動用何似傾渴萬萬僕素狂且非有祿仕所縻一旦被駢迫強佐軍幕脫不遇知己決棄身瘡地不復踏京華矣幸蒙閣下賞遇大纏其朝夕未曾離左右論文飲酒開口展眉已不可勝言至如護短扶長以僕之行歲去就未嘗不為念力欲成就之雖父兄舅叔孰有如閣下之愛我者也身死骨朽其可

忘哉在軍中以閣下所庇幾及三年略無微恙
得不隨雲門屯壘之疾痲軍士同斃及軍還已
至惠陰院暴得重病其入京師怵怵若大醉人
雖至家尚不識何處沉痛數旬始得小間脚力
猶輒扶而後起公私展謁至今尚闕以是不得
一往見賢嗣問南音來否何無狀如之始予之
被疾也顧平生無所顧惜雖不以死生嬰懷但
恐不得復謁閣下奉清塵叙舊好用是不得大
無求活之心也今者疾小間計閣下之迴旆又
無幾何則攀援當有日寧復憂哉近復聞閣下

躬自擐執與賊戰生獲四十餘人馳聞闕下僕
喜且抃曰予若吾言吾固不云乎夫愛生懼死
人之常情貪賞畏刑亦人之常理也賞罰剛明
則士卒皆以為進而不利死退而受罰亦死然
退則必死進則勝敗未可知幸而得捷既免死
又受賞矣於是爭先無敢後以此當敵何戰不
捷哉賞罰不明則進退何有懲勸而孰有損其
所愛趨其所懼者乎日者閣下非不能知此但
佐元戎而未得擅其柄故也今大兵方還
天子以公為留後一委兵柄則所謂賞罰何有

不明而以賊遺君父耶賊滅無日矣僕之此言
公所親聞果中耶不中耶予始可誇之矣其謂
之迴旆無幾日蓋以此自必也餘種不久當就
擒勉旃勉旃夏熟想手衣易腐敢以此遠獻惟
冀為國自重精加調攝以副傾祝之望不宣某
再拜

荅朴郎中仁碩手書

某月日賢姪朴夢周至蒙辱書致問因審起居
康裕無恙戰捷事喜慰交切言所冀周僕前者
聞閣下生俘名賊四十人馳章報上尋修賀牘

因的便奉寄其書達否尚未知而又聞親冒矢
石窮日力戰獲賊二十餘人遣裨佐等詣闕獻
俘嗚呼義哉是何大勝累捷之如是之類耶僕
聞而喜之若有得於已者然未知戰何地獲何
賊稍瘵于心及奉手教頗得其詳且憑朴夢周
備悉戰狀則地莫險於烈川賊魁莫捷於金順
俾其入先據其地則雖萬軍想莫敢當而閣下
能擒之是豈公之文虎智略有大過人耶方嘆
息未既聞郎子之拜命內庭益復欣慶但東向
再拜遙賀耳皇甫叅軍咸延壽鄭克光等亦崇

資擢秩官家之賞功答勞如此是亦可賀也已
何時會合得細剖想閣下亦爾草草未盡懷不
宣某頓首

答朴雜端仁碩手簡

某啓奉今月初五日手緘備悉動止康豫頓慰
深渴所寄金搯城鎧裝戎靴等二事一一祇領
已付姊氏家督送然姊氏近理裝向搯城恐此
行方賣去耳昨承辱召緣事幹未即趨造尋聞
有同產服又未詣吊此甚不近人情雖萬被戮
固所甘受僕已爲明時所棄顧踈慢尤於世適

來杜門守拙亦不以人間請謁問候爲心久矣
惟閣下原之方有微恙益禪出入迨瘳當負荆
詣門謝罪想服制亦無幾日惟冀爲時自愛不
至憂瘖耳不宣某頓首

寄妙嚴禪老手書

月日某啓僕於世被狂名久矣獨尹司業不以
狂人待之空門獨丈下亦爾每相見輒欣待不
欲輕別僕亦非不照此心以俗緣深重猶不得
日與丈下相從能不泚頽但心交中有不能無
小聖者丈下欲取僕詩文憑宋歸船流播中國

此非厚子而祇以揚其醜也僕僅類中國之解
書走交耳華人見吾詩必曰如是而已耶三韓
詩人非止此耳此獨來華必其國之鉅者鉅者
尚爾餘可知也苟如是云云則適彰國之短耳
請勿復及但慮文下齒臘甚少不幸嬰沉痾顯
日以益瘦雖道境不以生死介意僕是世情不
能無恐惟冀為法自愛勉加藥石以副予輩與
宗門祝禱之懇餘留面剖不宜其再拜

答鍾義禪師手書

云云承問備認法履清勝欣慰罔極前月二十

七日被召緣世幹所纏繞便未造謁方俟訶謹
今復蒙手教見喚果責以踈誕然復有與人約
束未可稽違者又不得承稟僕之逋慢一至此
死罪死罪古人思情親或千里命駕矣天壽距
都城能幾步而憚其往歟但以業已為世俗未
遽割斷世故耳前詣方丈登松亭飲酒甚樂又
於明燈下煎臘前早茅談道不覺夜分此皆懸
懸在念往則當復作此事何憚之有哉迨明日
方造幸勿深訝謹白

答李允甫手書

某啓辱書教并示古賦一首古詩十首意風雅
楚詞不作久矣不意復見於今矣非惟格韻警
絕其所諷興足以激時俗反之正者已僕短於
文不爲時所推許雖後生莫有袖其文而來贊
者足下於僕頗有一日之長可謂先輩也過自
貶損垂示所著以至求相磨琢是何卑遜下人
若是之多耶足下之辭較古人罕比僕得見爲
榮更敢磨琢之是冀耶來教又推褒太過兼及
玉堂高步之語此亦非僕所敢當也僕曩在全
州幕府緣愚暗不更事變徒以己之無益之清

凌侮長官爭公事忤意每振觸虎尾反爲讒構
所中自入洛來率杜門不出謝絕交遊圖全身
尚不暇又敢望仕宦高選之地耶夫官署非以
自高以入而高耳凡稱翰林曰玉堂或號紅綃
署者蓋以才賢之所翔集侈其名以寵之也若
以僕充此選則夫所謂玉堂者得不愧其名耶
如僕儂得一馬曹亦足矣何必玉堂哉詩曰豈
其食魚必河之魴蓋此意也請勿以非分之語
及之惶恐不宣頓首

與全履之手書

某啓前日晨起偶閱吾箱篋中所貯詩藁見詩
卷中所載平昔與遊中輩行故人之姓字一半
已爲鬼錄餘各飄散千里耗音不相聞者亦多
念之不覺失聲驚呼中間過歲子真吳德全輩
數四君爲忘年友亦皆長逝此則先輩也理必
應爾雖少壯亦不可恃人命脆弱一何如此意
唯足下與僕幸各無恙日相與遊未嘗睽折有
間也雖然人生聚散無常今日會合不知明日
又各去何處也未爾間但努力圖窮樂事耳外
此何與於我哉前者飲李君家甚快樂至扶掖

而還醉中不知道何等語足下尚知之否但記
半酣時索素琴彈之耳安和寺環碧亭清軒兩
度飲中狂態何如也吾家近日釀酒頗香釀可
飲忍不與君輩共酌耶况今紅杏微拆春氣融
怡使人情惱亂多感佳節如此不飲何爲望由
李君扑還古輩來飲不然吾家酒不數日輒然
也迨後見訪但遭水厄耳惶恐頓首

上晉康公書

月日右司諫知制誥李某謹擇日齋戒奉書于
令公邸下方面詰之際肩縮然不能辨列是非

退且有言則真若進而歸之者決未蒙採納矣
然性之孤直與夫口之不給者之不得自申於
大人尊貴之前固其理也顧可代屑舌而得以
明其義者惟是不腆之文耳以是略宣鄙蘊伏
惟察之乃者事有邸下所曾論斷而省中殊不
知若此有橫出異議而大與邸下之意相戾者
邸下不得不怒召掾吏詰其議之所自當此
時吏於雷威之下股戰汗出不知所言及厲聲
呵叱強之使言則雖怛然自失之中亦思平日
有憾於其心者乃以僕對之蓋僕嘗以事切訶

此掾故也由是歸罪於僕土令寢職停官其亦
有日于茲矣僕誠震駭憂悸幾死而方蘇矣且
議若出於僕者此特公事耳且復居得言之地
則其可與否在邸下斷之而已凡立議創端乃
省郎之職也省中多置貧寮者欲令甲所未創
於心者乙乃創之而唱之乙所未爾者甲亦發
而唱之迭相創始商酌衆議然後國論行矣若
省環顧相持怯於首發則國家之議論何自而
生焉百官之違慝孰先焉而彈理之耶此實地
職之當然而非甚以為罪者也况議有所自出

而未始出於僕者則僕非不能亦言其人蓋不欲傷同寮之友故不甚明白訥訥而退且罪有大於此者寧我代受而已義不欲移之人矣此直公事之麼細者而非關國之利害又非果敢自斷者雖得罪想不至大僕豈敢要自逃遁而指斥其人之名姓耶僕嘗聞得喪升沉莫不關乎天命以僕觀之今之遭此誣枉其不能以自明者徒以性之孤直口之不給與夫固執不傷寮友之意故耳若一斥言則免矣何必關天哉昔有二人同行一人善走一人跛行前有貴人

來者善走者罵之未及其擡眼而疾走避之貴人擬其跛者之所罵乃收捕繫縛大加捧搯而後已僕無奈類是而以性直口訥坐入之所當坐耶但念此議若大有益於時為卹下所獎當蒙顯賞則彼豈默而令僕代受耶是僕之所以雖不斥言其人亦不甘於代受其罪者也然事當久而自明以卹下之鑒更復詳味收威怒為陽春則僕之輟廢譬若木之未盡枯者何詎不得復活耶何以知其然也始閣下欲觀掾吏之有以操心者使之言之然後尋斥其吏因謂之

曰諫署之吏當以慎密不洩為職吾雖怒非必
置死罪者而此吏斥言議之所出理所不當故
斥之也朝廷措紳聞之皆高邱下之義莫不頌
詠由是度之僕之罪亦不終至於大廢審矣姑
且待之亦可也然月俸不繼若舉家飢死則一
國之人不可戶曉為知僕之不有大過而致此
然耶是僕之所以不得已而哀號者也伏望郎
下察掾吏之緣私憾欲中傷省郎之意諒僕之
代人受譴不甚明白之義亦憐性直口訥不得
自申明之情以鏡察之明辨其曲直洗雪誣枉

而無使僕如跛者之枉受棒捶也身攬糞土俯
伏俟命繫僕之行裝是卜正在今日矣無任惶
悚喘息之至干觸嚴威不宣某再拜

與某書記書

月日某頓首先生足下昨因辭訣枉騶騎于蓬
華之中酒薄日暮叙別未厚愧悔莫已想素諳
吾窮不至深訝也承辱問乃理郡孰為最急者
僕笑之曰傳不云乎敗軍之將難以語勇僕是
理邑未終者其措顏何所而敢論故之緩急耶
雖然吾子不謂僕愚蠢寡識過貶損不自賢以

所疑咨逮而僕若不以實告之則為在其答人
親款之意耶敢略以一言告之曰九理邑要不
過寬猛得中耳曩僕之理全也頗多苛名聞於
時者而反以此告固非僕之所以理之之狀也
然故非一揆必先觀民性然後商酌緩急莫斯
為最全古百濟其性大悍不可以寬故理故勉
強用刑耳非本心也然不知者猶以酷名之矣
若地之不似全者一於猛則民殘以攜一於寬
則民狎以緩惟其寬猛迭用然後畏之如神明
愛之如父母未有民之若爾而不理者也此亦

非吾子之所不能商酌者但以僕之所自蓄於
心者告之耳然言之非難行之惟艱此言雖易
若欲行之於政則莫有難於此者子毋輕焉無
取僕在完山所著表牋緣當時不收拾貯蓄故
不得錄寄幸寬之但用所要白鍊紙一封良箭
四十隻姑塞贖行耳惶恐再拜

與朴侍御屏書

月日大僕少卿竇文閣待制知制誥李某
謹致書于侍御君閣下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僕平生有所受知於人名雖為知其實未相知

者有之其惟轉風斤去鼻墁精神暗契者獨嚴
君尚書而已公生時公友人李杞者亦一段
奇人也尤善寫真嘗為公畫像甚肖公再三持
以示予意若欲予標誌予讓不敢當焉一昨偶
詣侍御家觀向之遺像方拜而望之也則宛若
平時燕居申申而予方造謁未及升階望見光
彩之日也其即而對之也則面色之充然眉目
之肆然若將語笑者俛仰之間不覺墮淚是日
蒙見借奉以歸下家掛廳壁凡幾日朝夕敬拜
如禮佛菩薩像感念疇昔或嗚咽不自止者多

矣且文者緣情而發有激於中必形于外而不
可遏止者也是用緣感之所發乃拾實摭芳聊
為之贊詞其始也貪公事業為文頗繁及書緣
幀子上甚窄要計字然後可書則刪之又刪其
省若此意尚書天下英雄人也其雄才大度寬
和豁達文虎智略英風爽氣磊磊焉落落焉雖
盡南山之竹猶不足書况於一幅區區之地豈
得馳騁文辭翫縷之周耶第恐百世之後日月
寢悠丹青漫暗則雖雲孫有不識誰像者况他
人哉予所以贊之而略存標的者凡以是也文

雖不欺閣下之意蓋所自而作者本期以不朽而屬意非淺淺也伏惟時或觀覽有以慰罔極之思不為不可矣未知閣下諒之何如也不宣
某再拜

與崔宗裕學諭書

月日某頓首崔君足下僕聞足下詩名久矣然未曾有一日杯酒之雅有以親襲芳馨加之年老寡友又無好事者肯以足下所著詩文見及故未詳為人何若也噫僕之老鈍一至此曠曠焉眊眊焉殊不類業文者之態矣日者始蒙足

下垂和老生與俞侍郎唱酬之什辭清語警助之以妍麗皎然若冰壺之映月曄然如春林之敷花雖未得其全亦髣髴得其為人想英風爽氣瀏然襲人予然後益慙僕之知足下大晚顏厚不能無赭色時大學韓尹皇甫三君子亦和此詩予欲奉酬足下與三君子所既腹藁已成緣眼暗不能自書方倩人代手尋被負薪之疾其後復為官箴所迫因循姑息不得奉答大失禮常甘俟罪責今月某日復承手教驚惶徻覩則和古許彥國虞美人草詩凡七首也是下所

以和此詩者蓋有芸閣離校金台臣者嘗以所
著詩一卷贄予李史館允甫適來見之借其本
而去足下於史館家得見之和卷首所著此作
因以贖予也昔者李允甫嘗和此詩稍清絕督
予同作予知必不能吐一妙語揆彼作故辭
而不為今已二十餘年矣近見台臣所著嘆伏
良多益知無所措手今復蒙足下所著多至七
首押韻既得優閑吐辭又復警絕末章雜以楚
詞足以繼古體甚善甚善予又不以時奉答者
凡僕之意所未到者已不可言其間儻可得道

者足下之七首皆已道之矣予於此時方以涸
波乾韻強欲仰繼則滴未周器而源已竭聲未
到耳而曲即窮必為作者之所大笑安敢有屬
和之意耶雖然當閑吟寓興之際萬一有得則
書以奉寄猶未晚也惟大度寬之但和前所贖
赤字韻詩兼和三君子摠四首聯寫以寄季春
所荷季夏方答何予踈緩若是耶酷熱自愛不
宣某再拜

為同年薦人崔相國書

六月日某某等謹奉書于相國閣下左右某某等

李相國集卷之七
十九
聞古之人以階一名者為同年友然則顧同出一門義等兄弟矣大抵一家有兄弟之衆多者若皆不得顯達則各自謀其已而已又奚暇為首尾之救哉若兄弟竝都顯列赫赫煌煌聯華接曜而有一人獨窮躓不自振則兄弟莫不咨嗟汲汲於營救欲與之同榮是人之情也此年來同年之多涉顯仕者愚等庶幾矣此皆相國閣下造化所及也有已踐兩府其次亦皆至於郎官之秩矣凡諫議二人而已我同年今專之制誥之任無幾許人而居是任者常不下六七

人其餘亦皆得列於食祿之班矣愚等徃徃屈指向人用以為夸談也於此但二人有可憫惜者前監察御史申禮蓋故宰相淑之孫而於大府卿作孝之子也失祿累載其窮困有不可言者奉御同正名克文者故學士崔孝悌之子也於同年獨不得一官年幾六十窮餓尤甚是某等所不可視如行路人而汲汲於首尾之救再以此冒黷明鑒者也伏望相國閣下當銓選之次俾二子或復其秩或得一權務之任得食其祿則非特同年之榮感也閣下所以活人窮者

之仁與活昆蟲萬命同矣輕觸尊嚴無任兢惕
僭越之至

與俞侍郎升旦手簡

月日某頓首予自弱齡嗜作詩想平生所著無
慮八千餘首乃緣人取去不還或焚棄或見失
掃箱篋無遺矣由是無意於成編近者愚息涵
不知乃翁無似自謂有子而業文不集父詩大
類無情者於是窮搜貪索或得於予所交遊儒
家釋院或得於新學兒曹所蓄者凡集一千餘
首猶未分卷但以一二三秩標之予不能止之

任其所為僕嘗以為言人詩病者曠劫之父母
以是先以一二秩奉閣下求有以潤色之伏惟
學士小加雌黃則亦父母不貴之恩也惶恐不
宣奎報再拜謹啓

上崔相國書

月日國子祭酒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李某
謹上書于相國閣下僕本妄庸在蒙閣下之知
自筮仕無幾年而官已登於三品至於學士
制誥之任無所不兼則雖古人之得遭知已被
國士之遇方之於予曾莫之較也非特獎遇之

如此又嘗有省飲之戒是亦知予之不善飲酒
小過其量則易至狂亂故爾雖諸佛菩薩之十
戒五戒父母之訓教子弟其何以加之哉僕宜
奉以周旋造次不忘不敢以酒失略聞於閣下
之耳固其所也乃反不然昨於入關侍宴次
聖上誤以臣為能飲別自滿斟繼之以宣勸殷
勤痛切予始依違遷延庶或僥倖免至顛倒仰
候 上之辭色不得不恐因勉強罄醕所以至
於恍惚不省耳非本心也然此亦僕之苟貪
天恩不量小器所致又誰咎哉由是於再坐之

禮不得隨例詣座至今有司喧騰議論再聞于
聖聰議及閣下則雖賜以萬死之誅亦所甘受
也然賴閣下終始護短一皆原貫則是實天地
不貲之恩非一生所報也且以予所犯言之失
侍臣之禮罪一也忝閣下之知罪二也忽閣下
之戒罪三也瑕垢之重江水莫洗雖幸蒙寬宥
將何面目復立朝廷備侍臣之數耶伏望閣下
直於此時俾解官職退伏田疇誠大幸也若又
不爾容之以大度使復齒於朝列則落三字之
職以避法從近密之班斯又大賜也此非妄歸

實出由誠伏惟諒而裁之云云

賀張侍郎自牧解職後拜大僕卿實文閣直學士仍致仕啓

右伏審澤霈層霄春還暮景 聖明所以優老者舊莫不為榮竊惟有國已來為臣之體年甫滿七旬則身雖解職官不登三品則祿未及家故進而就列也不辭夙夜從事之勞及老而釋位也未免朝夕奉已之患孰於得謝居閑之際致此崇資進秩之榮嘉若異恩始于大丈恭惟學上閣下襟期侔儻器度汪涵書是張芝之後

身文為燕國之大手夙登顯要卓著聲稱腰鞶帶也已歸列卿之儀掌棘園也已更座主之任暨當退逸反因食貧昔日榮華似罷邯鄲之一夢餘生計活翻為顏巷之屢空有識同嗟無人憫然積其善者慶不爰種其德者福所滋果蒙牽復之名忽擢高華之秩奉車職緊學士資清實明公胡考之基亦世嗣熾昌之兆凡叨夙眷盡罄欣棕祿踰百鍾豈高門之所獨慶耳歲釀九醞如吾輩者亦與露焉抃擢之誠述宣莫既云云

謝趙相國上劄子薦進啓

云云才非卓犖過煩薦鶻之書感至銘藏空洒
泣鮫之淚竊以都宰相之位揔朝廷之權職所
首行莫推賢之爲急入難膚識在考實之惟精
知而不舉則頗類妨能舉而不實則未免招謗
惟物論之歸允合人心之取平如某者學靡該
通性惟狂狷早擢春官之第不思官路之難初
欲直前而進焉便登坦道漸如自後而擠者反
落窮坑凡閱八年未霑一命琴爲無聞而絃絕
鳳髓莫連劔因不試而塵生鵝膏難瑩時乎晚

矣命也何如豈圖眷遇之非常俯憫孤寒之寡
援曲收一介仰達九重苟被 皇上曰可之音
即開閣下專斷之手吾事可必不占亦知公道
如鈞衡而雖出無私人情豈木石而頑然自若
恩將及於鮒轍命已輕於鴻毛苟有此身其忘
曷日云云

上晉康侯謝直翰林啓

云云紅綃禁署素號仙官白屋孤生謬承寵典
竊思榮幸益自甄鎔伏念某地寒門微性介資
褊早年力學益欲沫芳而彈冠末路身窮其如

蒙垢而晦彩已分泥蟠之困絕圖水擊之心豈
無知音列在顯位自天水公凡閱三相始將提
獎而未終登禮部試無慮十年其慶奇也者寢
久時之否也世孰哀之及賢侯汰國之初補劇
邑掌書之寄緣愚暗未更於世狀常抗直不屈
於長官果被巧讒幾不自雪不有仁明鏡察之
智孰分誣搆錦萋之辭俾齒平人勿加重責其
不嬰罪罟也大幸又安望爵級之斯躋故屏迹
而退藏方杜門而自省豈意令公閣下恢弘大
度洗滌舊瑕諒予孤拙而無他意欲刮磨而試

可收驚魄於沈淫之鰐口露滋澤於在轍之鮒
鱗過收無用之才擢置代言之地積年之屈一
旦方信天地生我而未澤其身父母郊我而未
傳以翼凡曰吾之喘息一皆公所生成噫閣下
所以用僕者期有以文章小技展微効於朝家
者也其敢不理塞心之茅修汲古之綆研精礪
業粗潤色於皇謨洗手奉公免忝塵於明鑒
區區之蘊吶吶難窮云云

謝奇平章召赴楔宴啓

云云羨景良辰方肆流觴之飲下官亦客猥蒙

折簡之招退省僭榮不勝厚恩恭惟相國閣下
身生紈綺職摠衡鉤將相兼資極門闈之燠灼
風流籍甚寓泉石之逍遙侔衡霍而鑿出竒峯
蹙江淮而疏開方沼彩鴨浮沉於碧浪翠禽嚶
啾於雕籠若此游觀未曾聞見及乎九陽令節
三月上除追鄭國之遺風方修禊事慕蘭亭之
勝集特召嘉賓豈繫室寶之蹤得與錦筵之末
伏念某跡踈之士腐蘭之儒乃緣居近於芳隣
亦被許叅於高宴間青林而鋪座環流水以送
杯瑤箏錦瑟之哀彈絃將手語雲髻月眉之絕

艷目與心期輕風飄弄於舞衫飛絮撲綠於歌
扇飲酣侵暮倒載還家醉夢方醒忽若悞遊於
仙府宿醒未解闕然阻謝於台階第切感銘益
傾禱頌云云

謝任秘監見訪啓

云云車騎雍容甚都忽枉相如之顧庭宇蕪穢
不掃頗慙仲舉之居恭惟學士閣下博天真儒
寬厚長者以貴而能下之志訪貧也非病之身
騶馭方臨里閭聳觀所與來者無非可人可入
何樂如之是謂有客有客但頌饌無亢育之義

李相國集卷二十七
三六
樽醪非九醞之香
賓重主輕酒薄
顏厚虛度貴
人之過徒為後日之寔
病莫造門書不悉意云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七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八

書狀表 隣國交通所製

蒙古兵馬元帥幕送酒菓書備省

某月日右謹致書于某官幕下
早春伏惟鈞候動止何若
瞻企瞻企我國久為契丹侵擾
病在腹心不能自除
豈意元帥閣下將為小邦掃清醜穢
舉義遠來暴露草莽
其在小邦職宜早致犒師之禮
少慰勤苦
然初不知大軍入境之日且係寇賊梗道
由是稽延不以時修問於左右竊思無狀
良用兢慙惟大度寬之始聞賊徒入

江東城自保小國乃以為此已圍牢中物耳不足患也方遣人致謝無問起居其使人未及上道續有急報果聞其黨出城自降成就集俘舉國快心異手同并此實大邦扶弱恤隣之義而小國萬世一遇之幸也感荷大恩同知所報今者伏承王旨略備不腆酒果儀物等事特差某官等賣押奉送其數目具在別牋幸勿以微薄却之亦不以遲緩罪之也惶恐惶恐

蒙古國使賣迴上皇大弟書

某月日使臣某至奉傳鈞旨備認皇大弟大王

殿下起居萬福欣慰良多但來教以小國不曾發遣女孩兒及會漢兒文字言語人亦不進奉諸般要底物等事督責甚嚴聞令惶悸不知所圖上件人物皆下國所乏前已再陳所不能應副之由輸寫肝膽無所隱蔽庶蒙矧悉儘或矜恕尚復徵詰不已意者區區微誠不足動大王之鑑耶豈或慮矯飾之詞而不之信耶言若有飾准皇天后土知之且小國勤事大邦猶恐不盡其誠况於贊獻之禮雖不承嚴令豈不欲務為繁夥浩侈以馭大國之心乎然物之有無豐

瘠係于風土我國本介居山谷間地甚磽确雖有所產例皆麤品殊不合上國之用徒以獻芥之意歲備不腆般品以修情禮而已每枉鈞旨徵索無既小國其何以堪之哉以有涯之用供無既之求决知不能如以不能獲罪於上國亦垂依仰大邦佇蒙撫恤之意也其若青絲綾走絲等物本非我國所產此亦前所具陳想大國已詳之矣雖風土所生隨時之有無有進與未况地所不產哉其諸般各手匠人亦如前書所陳國無能者故未能發遣事輒違意深恐深恐

伏惟大王殿下挾大弟之貴道享天子之化以綏靖四方為已任其於遠人時有以寬容以示字小之義實小邦之望也所徵物件雖不能依數准備粗竭帑儲具如別錄謹附迴使俾所過火郡交領檢獻以此為籍手之資惟大王諒之請勿以此小為罪也惶恐惶恐

謝蒙古皇帝表 不行

云云小邦無罪久罹強寇之侵凌大聖應期特遣神兵而汛掃恩靈所及疲瘵同蘇伏念世承箕子之封地攝契丹之壤曾未有與我釋憾之

故柰今舉如此無名之兵闌入封疆大殘人物
顧蜂毒之尚甚出虎旅以莫除豈謂皇帝陛下
義篤恤隣仁深字小勅降鷹揚之衆克平蟻聚
之徒偽王自斃於城中餘黨悉降於鉞下函生
再活舉國謹呼臣敢不祝天壽之無疆少酬萬
一述臣職而嚮內固有二三云云

蒙古國使賈迴上皇帝表

云云星使鼎來天書狎至偃僂拜命欣悚交懷
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挺上聖之資受昊天之命
其詔握樞臨極居萬乘之獨尊
其詔云天
下獨尊
耀虎

揚威微一邦之不服誕頒明詔布及偏方以文
字之各殊憑譯解而乃識盛矣神兵之莫敵靡
然民宇之太同伏念臣夙戴皇靈恪供臣職更
沐自天之訓倍深就日之誠但千里限居於海
陬又一日難曠於藩守儻離封境邈越山川容
或蹈於梗艱恐仰煩於惻恤第增兢惕滋切傾
翹云云
此已上蒙古以討
契丹入境時所著

蒙古行李賈去上皇帝表 辛卯年

云云自天降責無地措躬舉國震驚同音號籲
中謝伏念臣猥將最品僻在偏方曾荷大邦之

救危完我社稷切期永世以為好至于子孫寧
有貳心敢孤厚惠忽承下詰深疚中懷事或可
陳情何有匿其著古與殺了底事實隣寇之攸
作想聖智之易明彼所經由亦堪證驗其再來
人使著箭事前此哥不愛偽作上國服樣屢犯
邊鄙邊民久乃覺其非今春又值如此人等方
驅逐之俄不見人物唯拾所棄毛衣帛冠鞍馬
等事以帛冠之故雖知其偽尚疑之藏置縣官
將俟大國來人辨其真贗今以此悉付上國大
軍則無他之意於此可知也又阿土等縛紐事

初不意結親之大國乃無故加暴於小邦擬寇
賊之來侵出軍師而方戰忽有二人突入我軍
癡軍士不甚考問捕送平州平州人恐其逋逸
略加鏢扭申覆朝廷朝廷遣譯察視以其語頗
類上國然後解械慰訊無贐衣物隨譯前去則
初雖不明所致其實亦可恕之又哥不愛人戶
於我國城子裏入居事此等人嘗與我國邊人
迭相侵伐其為寬讎久矣邊民雖愚豈容讎敵
與之處耶事漸明矣言可飾乎其投拜事往前
河稱扎刺來寺已曾接拜今因華使之來申講

舊年之好伏望云云乾坤覆露日月照臨鞠實
察情為廓包荒之度竭誠盡力益輸享上之儀
云云

國衙行答蒙古書 壬辰二月

云云伏蒙手教備認鈞候起居萬順副吾常所
禱祝誠抃誠抃加之俯問耗息滋悉不勝感荷
所諭淮安公趙大將軍褒賞之事此人等善與
大國講和結好功勤不小故朝廷方議行賞况
今所諭如此敢不祇稟其邊封每城留置蓮花
赤接遇之事亦一一承命但前來契丹漢兒等

迴送事本不多人耳其罪早合誅夷以子不忍
之心留置京師因年年飢饉疾疫故者過半
或其中屢有逋逸者捕送海島亦皆飢死惟有
些小餘類今聞大國之入境妄意其本國兵馬
謀欲逃去依附其辜負我豢養之恩在所不忍
已皆誅戮唯此不如所教惶恐萬萬惟閣下恕
之言如飾也天其鑒之

同前答兒巨元帥狀

云云某僻在海隅聞高義之日久矣但日夜傾
仰而已伏蒙手教備認鈞候動止康和萬福不

勝欣并噫不意公之過自謙揖曲垂問訊有踰
骨肉非分所敢當也且親愛之情無間遠近以
予懸懸之心知閣下亦不忘遺不穀也惟冀珍
重自愛善保千金之軀益護小國耳無任惶悚
之至

淮安公答同前元帥狀

右某辭違已後伏想鈞候起居何似忽沐手教
備諳雅履康和萬順其為欣并言所未周某頃
者全荷閣下之保護得完微喘跋涉無恙尋還
本國但日夜北望翹企而已不意仁人之不忘

疇昔眷顧之意至辱榮問如此非吾瑣瑣所敢
當也予無所倚倚閣下如大山惟冀為小子千
萬自愛享壽千秋益加扶護耳無任云云

送蒙古國元帥書

是年三月池
義深賈去

右啓李春緬惟元帥幕府節下起居萬順馳戀
之誠靡復更暫捨也前所使陪送行李即將池
義深來稱貴國迴駕次喻徐等此去復於春三
月時發遣人使會得我國坐住處今依所教復
差前使池義深及若干人等發遣前去其每來
文字內所及諸馘事圖踵後迴報伏冀炤悉又

李杜國書卷之二
閱淮安公所蒙手簡稱徐國選揀入戶赴開州
館及宣城山脚底住坐種田竊思大國所以割
與分地將使吾民耕食則其義在所欣感然我
國每處人民牛畜等物故損失者大夥故遮一
國區區之地尚不勝耕墾忍使鞠為茂草况於
千里邈遠大國之境將部遣甚處人物牛畜等
使之耕種耶力所不堪理難強勉惟大度諒之
云云

送撒里打官人書 壬辰四月

石啓孟夏伏想台候佳勝萬福傾仰不已前次

所諭選皇帝物件內水獺皮一千領好底與來
事我國於遮箇物前此未嘗有捕捉者自貴國
徵求已後始以百計捕之亦不能多得故每次
所輸貢賦艱於準備今所需索其數過多求之
又難得未堪應副然旁搜四選月集日儲猶未
得盈數粗以九百七十七領輸進惟冀照悉又
稱國王諸王公主郡主大官人童男五百箇童
女五百箇須管送來事如前書所載我國之法
雖上之為君者唯配得一箇嫡室更無媵妾故
王族之枝葉例未繁茂又以國之徧小臣寮之

李和國書
在列者亦未至師師而所娶不過一妻則所產
或無或有有或不多人耳若皆發遣上國則誰
其承襲王位及朝廷有司之職以奉事大國耶
若貴國撫存弊邑使通好萬世請蠲省偏方叢
土所不得堪如此事段以示字小扶弱之義幸
甚幸甚又稱諸般工匠遣送事我國工匠自昔
欠少又因飢饉疾疫亦多物故加以貴國兵馬
經由大小城堡以罹害被駟者不少自此耗散
而莫有地著專業者故節次不得押遣應命此
皆以實告之伏惟諒情哀察又於趙兵馬處所

屬書義州民戶檢會物色事已曾行下其界兵
馬委令根究則告以其城守與民戶等乘桴逃
閃因風沒溺故便未得顯驗請照悉之其餘文
字內所及一一承稟又貴國還兵次所留下瘡
馬每處搜集凡十五匹即令收管牧養今此行
李并剪去奉進無任云云

荅河西元帥書 壬辰五月

右啓今日某日貴國使介至奉傳玆緘備認鈞
候起居萬福兼蒙問訊滋悉欣感交深不可勝
道前發遣押船兵使人迴來稱阿每幸值大官

人閣下管領故凡所違失無不曲加救護遂使
畢事無恙至於還國矣聞之深感深感意非仁
人君子之恤隣扶弱特地有營救之意則疇及
是哉又所諭蒙古大官人文字內高麗攻取海
島船隻軍兵無國王分付官軍名職數目則其
所送人物乃於公塞州城方選揀訖而時已迫
急無暇告覆朝廷遂發去以是不得覩縷名目
其界兵馬亦以貴國親來押去故不須具悉名
職數目此皆因時商酌所致然耳伏惟明鑒照
悉善為辭焉夏熱惟異順時自愛益復救護小

國實愚之望也云云

淮安公答河西元帥書

某啓今日某日忽奉手教具審鈞候動止佳勝
萬福其爲欣抃手與心會無承過示謙挹先辱
榮問至以華袞之褒賁飾陋質非予微分所敢
當也今者聳聞陛下承奉聖旨收撫遼東等路
歡慶倍常但以江山阻隔靡由攀晤第增瞻戀
而口炎序方仲惟冀爲天下自奮以副子傾禱
之心幸甚無任惶悚之至再拜謹啓

送某官狀

右啓春寒道里阻脩遙想行旆跋涉佳勝伏增
瞻行近者淮安公伴送節下過分後來傳台教
有要海舡及軍人限今年三月初三日會到宣
城山事件即命有司指揮西北面兵馬令募軍
人及舟楫選揀官貧管押前去然水程風濤不
可預尅但未識及期與否爾惟節下諒之不宣
謹啓

答蒙古官人書 壬子九月

右啓今月某日忽奉鈞旨伏蒙幕府遠涉千里
辱臨弊境首貽誨音欣感欣感但所詰數段事

實非我國本意深以此爲恐敢布腹心惟冀大
度矜之其所稱徐者巧言語說得我出去後却
行返變了八海裏住去不中的人宋立章許公
才那兩箇來的說謊走得來徐每信那人言語
呵返了也事我國與上朝通好久矣頃有宋立
章者來言上國將舉大兵來征弊邑其言有不
可不信者百姓聞之驚駭褫氣過半逃閃城邑
爲之幾空蓋雷霆一震天下同驚以是予亦不
能無懼又慮些小遺民若一旦掃地皆逋則恐
不得歲輸貢賦以永事大國因與不多殘口入

瘴毒卑濕之地以求苟活耳寧有他心耶皇天
后土實鑒之矣又稱達魯火赤交死則死留下
來如今你每拿縛者事右達火赤其在京邑者
接遇甚謹畧不忤意大國豈不聞之耶又於列
城委令厚對其間容或有不聞國教者予亦不
能一一知之惟上國明考焉其拿縛上朝使人
無有是理後可憑勘知之又稱你本心投拜出
來迎我者本心不投拜軍馬出來與我廝殺者
今聞大軍暴露原野雖大國不論之其在小國
禮當親自迎犒然弊邑之移于宵深偏地本非

上國所令而顧不能無咎嘖故且恐且慮未以
時展謁耳其投拜之心一也豈有二哉且小國
雖愚暗既知畏服大國之義其嚮仰有年矣豈
於今日乃生叛逆之心耶仰冀明鑒赦過字小
撫存外蕃實予之望也無任云云

答沙打官人書 壬辰十一月

右啓忽奉鈞旨伏審台候萬福欣慰倍切前者
大國以國王不出交大官人出來爲諭小國如
前書所載雖畏懼大國入處于此以勤仰之心
有加無已故不敢違忤嚴命已遣大官人某詣

幕下方候寵答而復以國王不出交崔令公出
來事及之所諭踵至如此弊邑將若之何伏望
幕下諒窮迫之情小示以寬以副傾企之望幸
甚其所輸皇帝處國信則雖竭力盡誠勤於准
備方小國之移徙也唯與不多人民倉卒入於
水內所轉財物亦為欠少故以微薄土物聊欲
表誠耳今蒙鈞旨諭及更罄所有小添前數奉
進慙恐慙趙兵馬宋立章發遣事叔璋自上
國迴來次不幸值心腹之疾至今猶未安較故
未即發遣所謂宋上章者我國之遷移莫不臣

其言而其後我國兩黜使仇自上國還來言立
童所言本非上國之意不可謂的實於是朝廷
僉議以為此人非特以浮說妄言動搖衆心亦
使萬人逃閃至今一國大遷于此地罪不可赦
遂捕送深寫海島久矣今依來命已遣人即其
所將收拿發來者伏惟昭悉無任祈恩望惠激
切之至云云

上都皇帝起居表

云云箕封繫迹邈居日出之邦漢闕懸心遙祝
天長之壽云云

陳情表

云云下國有傾輸之懇膠漆益堅上朝加譴責之威雷霆忽震聞命怖悸失聲籲號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貧寄于荒服仰戴天臨之德舉國聊生焉馳星拱之心嚮風滋切夫何微詰若此稠重力所不堪宜將誠告言如可復當以實陳其詔旨所及添助軍兵征討萬奴事繁僻土是居弊邑本惟小國况大軍所過遺民能有幾人在者尚瘡痍之餘加之因飢疫而斃故莫助天兵之用無奈違帝命之嚴罪雖莫逃情亦可恕其

親身朝覲事自開啓統早合觀光矧外臣榮觀於九天固所望也然藩位難虛於一日茲實恐焉其出入戶使沙里打見數事游舌所傳大兵將討在愚民而易惑舉恒產以多逃衆所同為勢難固禁顧家戶蕭然如掃乃及為茂草之場若君臣孺爾獨存懼未辨苞茅之貢庶收殘口求事大邦雖潛藏江海之間猶夢寐雲霄之上實畏懼之所致冀聖明之不疑心苟一於始終地何論於彼此伏望云云廓包荒之度垂字卜之仁存逢受之生儻許全於一國奉山野之賦

必不後於諸侯云云

同前狀

臣某謹頓首再拜奉書于皇帝紫微閣下臣以
一二所望事件已具表言之猶有鬱結於心未
盡陳露者於表內不得備載甲以狀陳布之辭
義繁冗恐煩聰鑒誠恐伏惟聖慈一賜覽
焉弊邑本海外之小邦也自歷世已來必行事
大之禮然後能保有其國家故頃嘗臣事于大
金及金國昂逸然後朝貢之禮始廢矣越丙子
歲契丹大舉兵闌入我境橫行肆暴至己卯我

大國遣帥河耨扎臘領兵來救一掃其類小國
以蒙賜不貲講投拜之禮遂向天盟告以萬世
和好為約因請歲進貢賦所便元帥曰塗路甚
梗你國必難於來往每年我國遣使往不過十
人其來也可賣持以去至則道必取萬奴之地
境你以此為驗其後使使之來一如所約每我
國輒付以國信禮物輸進闕下獨於甲申年使
臣著古與不以萬奴之境而從婆娑速路來焉然
依舊接遇甚謹又付以國信前去其後使介之
來者稍至間聞小國竊恠其故久而聞之則于

加下遮出中路殺了上件使臣所致也如此已後于加下偽作上國服搯入我北鄙殘敗三城萬奴亦攻破東鄙二城其服色亦如之自是踵來侵伐不絕又萬奴與上國使佐之向我國者給言高麗皆你國慎勿前去使佐不聽且欲知真偽遂便行李則先遣其麾下人偽為我國服者及弓箭遂伏兵於兩國山谷之間潛候行李出射趁歿因令伴行人報云高麗所作如此背逆明矣請停前去固令還焉然適有自萬奴麾下逃來王好非者細說其事故我國得知之無

幾何聞大兵入境小國以通好之故殊不意上國之兵而久乃知之然莫識所以行兵之故帥府以里打大官入移文言你國殺我使臣著古與及射東路使臣何也以此行兵聞罪耳我國以曾知之縷細故具以實對之更行投拜之禮大軍亦詳兩人所詐豁然大寤遂許班師矣方大軍之還國尋遣兩齎行李奉進國信禮物於皇帝闕下而君臣因相賀曰比來以道路不通阻修朝貢之禮大乖從前和好之本意常以此為慮今既遣使達誠則是固可賀而又大國常

以亏加下萬奴之罪歸于我我國無以自明懼
代他人受誣而賴大軍親臨根究使上國之疑
泐然如水釋則吾屬知免矣始可以寧心定慮
一專於奉事上朝之日也未幾忽有宋立章者
從池義深行李詣在上國逃來言上國將舉大
兵來討已有約束百姓聞之驚駭顛蹶其逃閃
者多矣俄又聞坵界一二城逆民等妄諭其城
達花赤殺戮平民又殺臣所遣內臣此人使候
上國使佐值行李則迎到京師者也而乃殺之
因以作亂聲言大國兵馬來也又聞上國使佐

到義州令準備大船一千艘待涉軍馬於是舉
上下無不震悸其逃之者又過半矣逋戶殘廬
歷歷相望鞠為茂草見之不能無悵然矣君臣
竊自謀曰若遺民盡散則邦本空矣邦本空則
其將與誰歲辦貢賦以事上朝耶不若趁此時
收合殘民餘衆八處山海之間粗以不腆土物
奉事上國不失藩臣之名上計也蓋以心之所
屬不關於地苟以一心事之想上國何必以此
爲咎耶於是遂定計焉然則我國之遷徙于此
不過此意耳寧有他心哉天地神明實鑒之矣

不意大國以浮說所傳遣之以大兵臨莅弊境
凡所經由無老弱婦女皆殺之無赦故舉一國
喪精失氣顛到怖懼莫有聊生之意且君是天
也父母也方殷憂大戚如此而不於天與父母
而又於何處卜之耶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父
母之慈諒小邦靡他之意勅令大軍迴轅返旂
永護小國則臣更努力竭誠歲輸土物用表丹
悃益祝皇帝二萬歲壽是臣之志也伏惟陛下
少加憐焉無任望人延佇希恩慕德之至謹奉
狀陳乞以聞謹狀

送晉卿丞相書

右啓冬寒伏想台候清勝萬福瞻戀瞻慕恭惟
丞相閣下以磊落奇偉命世之才際風雲之慶
會孕育周孔吹噓高舜擅文章道德之表潤色
帝化發揮廟謨使清風爽韻橫被四海者久矣
予以邈寄海外宵遠之邦故猶不得早聞紫鳳
紅鸞之出瑞於上朝昧昧焉真可笑也近憑小
國使介略聞緒餘大恨知之之晚然在此幽僻
之中尚能逖聽風聲者豈以其白玉騰精而靈
暉之所燭者遠矣青蘭挺質而餘芳之所播者

多焉者歟猶愈於聾者之使不聞金玉之音也
瞻望瓊樹傾渴不已無聞閣下迺春小邦遇我
賤介也温然如春扶護甚力遂使之過還不至
淹久銘感之心言所不盡也今者又遣使介詣
皇帝闕下伏望閣下益復護短特於旒冕之下
乘間伺隙善為之辭使小國可矜之狀得入聰
聽未未保安弊邑則予雖不敏敢不報效萬一
耶此言如飾天日照臨無任惶悚之至云云

答沙打里書

右啓前月某日忽奉鈞旨備認體候動止萬頓

欣喜倍萬所諭皇帝處迴去文字事一一祇稟
已具表章尋發遣使介前去伏惟矧悉我國如
前書所載雖畏懼大國入覲山海之間其所以
仰奉上朝尚爾一心以是今聞大軍之入境即
遣使伏謹行迎問之禮繼蒙辱賜鈞旨申遣使
人賡不腆酒菓禮物勞問左右則小國之無他
亦於此可知也苟以一心事之不關地之彼此
冀幕府不必以遷徙為咎待之如舊則實小國
萬世之福也所遣詣皇帝處一行使人先誌幕
下聽取處分其使人之進退行止禍福生死皆

在幕府之掌握伏望曲加扶護善為指揮無差
幕下使人導達於皇帝闕下永護小邦則予亦
敢不感至銘骨耶其大官人投拜事小國業已
畏懼入此幽僻之中則雖大官人心志耗喪日
益以拙月益以鈍未遽趨造左右聽命惶惶顛
倒罔知所裁惟大度寬之無任希恩望惠之至
不宣再拜謹啓

送蒙古大官人書

壬辰十二月

右啓今月某日我國使介至伏聞帥府新統大
軍始開蓮幕未及旬朔先聲大震三列國之人

莫不拭目改觀庶幾蒙被德蔭者皆是况若區
區弊邑其欣躍之心倍萬常倫也第蒙鈞慈憫
我國兩轍行李之久淹者今悉放遣此亦銘感
罔極言所不既也所諭予及崔令公之出來事
如前上舊帥府書所陳我等既畏懼大國入此
山海之間則其於出覲日益滋怯所以難之耳
傾仰之心一也寧有他哉伏惟闕下諒情而寬
之蕪所諭趙兵馬發遣事其寢疾至今猶未佳
裕故未即依教不然叔璋之往來上國慣矣豈
今憚其行哉宋立章者前已承舊帥府所及其

時即羌人就所配海島收拿發來待之久矣然以此時風水甚惡邈無消息故未即提遣惶恐惶恐前所遣詣大皇帝處我國使佐之進退專在閣下之指揮伏望善為之辭導達於皇帝關下幸甚無任戰兢之至不宣再拜謹啓

答蒙古大官人書

右啓今月某日忽奉來教備詳鈞候動止萬順欣喜倍常但所稱皇帝處迴去文字事邇來久未審皇帝聖體何似禮宜忤問起居况復蒙幕府所諭如此予亦豈不思奉答天子之休命耶

然年前大軍之辱臨弊境也我國累次所遣使佐及其負擔下卒輒蒙鈞慈逐旋迴遣前來故使者之往來駱驛略無疑懼於心者是幕府所鑒知也今聞前所遣皇帝處兩馭使人被罷命將還適值大軍之方戾弊境反見勤留未還又小國聞大軍入境即發遣使介謹行迎犒之禮而其使人及負擔禮物人率至今未蒙放遣迴來愚聞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則異於是兵交非所意也小國聞大兵之臨境猶不敢誓違粗以不腆信餉勞問行李之勤而反被拘留其在

國人愚惑之心得無疑且懼哉然則其遣以大
官人奏書于皇帝闕下愈所疑懼也伏惟諒之
云云

答東真別紙

云云夫所謂蒙古者猜忍莫甚雖和之不足以
信之則我朝之與好非必出於本意然如前書
所通越己卯歲於江東城勢有不得已因有和
好之約是以年前其軍馬之來也彼雖背盟弃
信肆虐如此我朝以為寧使曲在彼耳庶不欲
効尤故遂接遇如初以禮遣之今國朝雖遷徙

都邑當其軍馬之來則猶待之彌篤而彼尚略
不顧此意橫行遠近外境殘暴寇掠與昔尤甚
由是四方州郡莫不嬰城堅守或阻水自固以
觀其變而彼益有吞啖之志以圖攻取則其在
列郡豈必拘國之指揮與交包禍之人自速養
虎被噬之患耶於是非特八守而已或往往有
因民之不忍出與之戰殺獲官人及士卒不為
不多矣至今年十二月十六日水州屬邑慶仁
部曲之小城方與對戰射中魁帥沙打里殺之
俘虜亦多餘衆潰散自是梳氣不得安止似已

迴軍前去然不以一時鳩集而歸或先行或落
後欲東欲北故不可指定日期又莫知向甚處
去也請貴國密令偵探可也云云

和州答對境鎮州牒

云云沐來文該近為逃人越境羌人趁蹤至
海路逢行人棄衣物而迴具由申移上司除本
人理罪施行外今將元棄到衣服并所直信賦
價直羌人責送事即申覆朝廷取指揮到貴國
恩義可感其我國人見劫衣服當推本人以給
恰好但所送信賦價直者是則本人衣服外餘

剩之物受之非理苟非其理雖一介所不可當
受如或受之恐非兩國來往和親之意故還之
宜管送勿至拖迨朝旨如此今羌人將奔前去
伏請炤驗領取云云

上大金皇帝表

癸巳三月遣司諫崔
璘賈去迷路還來

起居表

云云路距玉京未識幾十餘里心懸藥闕固非
一二許年區區之懷吶吶難既云云

表

云云朝天路阻戀闕情深感念古今嗚咽寤寐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乾坤覆燾日月昭臨應天
順人宅萬世無疆之地柔遠能邇得四方嚮內
之心伏念臣權襲世封愧叨藩職自小國之基
構憂在戒隣及上朝之撫綏恭然無患久荷大
平之化切輸樂率之誠豈圖穢俗之猖狂反致
神州之遷徙始而憎若未詳京邑之攸都久迺
聞焉又昧道塗之安自加以寇兵之為梗曠修
歲信而展儀况所謂穢俗者既已屠殘於庶邦
又將吞噬於弊邑故豁拋其舊壤遂入保於瘴
鄉奈緣今日之阨艱益慕大邦之恩愛每對賜

書之堆積不堪隕涕之霽霽因念誠苟有加事
無不濟行不避險直凌江海以勉歸往必有時
非若穹蒼之難到肆馳賤介聊達微情仰賴天
扶儻得通於鳳陛雖極地僻若已覩於龍顏云
云

物狀

云云芥暄之賤非所奉於至尊山海之寬亦無
容於微薄前件物等殘却薄產遠道輕賣不堪
賴面之慙祇表丹心之懇云云

密告女真漢兒文

密諭女真漢兒等官人其每次所通事一一知之比來你每及回回阿萬等諸國人獸隨旁占投來我國者袞袞不絕其人等皆來傳你每所言云阿每久為蒙古驅逼不堪其苦又累載相從細詳其本心其猜忍莫甚然今之不殺阿每者非愛之也凡攻破諸國城堡次欲借力驅使耳若諸國摠正則必不存阿每矣是故項者羊波奴甚憤之方蒙古之伐東真也率其屬往其本也盡殺了留在男女遂入石城自保蒙古於癸巳甲午年間攻其城殺了底自是後常疑吾

屬者久矣終必屠之可知也聞高麗八都水內地甚寬廣又善遇異國歸降者各給口分田地使耕而食之其居可樂也欲於此時逃出歸投但難於出去姑俟其隙矣每來人所傳如是其言不可不信何者且我國與你每國通好僅百年而略無嫌隙况自未入水內時於每處置投化場以處你每之投來者各給以上田令耕墾安生樂業其若官人者許通仕籍今於水內亦爾則你每豈不聞之耶其欲來投信然矣果若爾言則偕十人而來者給廩食若干金帛若干

儲百人而來者加等三倍次次而上亦如之非特賞賜如此皆處以好地安之慎勿疑也豈唯你每而已哉諸國亦然

蒙古皇帝上起居表

戊戌十一月
日以致仕述

云云千里青丘雖守區區之分九重丹闕想瞻穆穆之光願天壽之無疆獨臣心之所有云云

表

云云戴天無貳指日可明諒直之懷披露迺已中謝伏念臣邈居荒服叨據蔽藩自惟僻陋之小邦頃必庇依於大國矧我應期之聖方以寬

臨其於守土之臣敢不誠服申以兩年之講好約為萬世之通和投拜已來聊生有冀蓋昔己卯辛卯兩年講和已後自謂依倚愈固舉國欣喜惟天地神明知之豈謂事難取必信或見疑反煩君父之譴訶屢降軍師而徵詰民無地著農不時收顧茲茂草之場有何所出惟是苞茅之貢無奈未供進退俱難幃惶罔極因念與其因循一時而姑息孰若冒昧萬死而哀號茲殫瘠土之宜粗達微臣之邈伏望皇帝陛下仁深柔遠德尚好生但勿加兵革之威得全遺俗雖

不腆海山之賦安有曠年非上于今期以為永
云云

物狀

云云僻土下臣久曠俟藩之禮殘邦薄產又非
天府之容前件物等品色未精名般最少雖不
輕干之愧尚憑大度之寬云云

送唐古官人書

云云冬寒伏惟台體起居何若不勝瞻望小邦
事件一如前之再三所達曾於己卯辛卯兩年
投拜講和已後謂可聊生舉國欣喜亦天地神

明所證知也噫小國之今茲情狀皆帥府大官
人所臨親見予復何言閣下其不為小憐耶恐
懼顛沛猶未遑安伏望鈞慈持於皇帝旒冕之
下善陳實狀以一言之重完護小邦恩及萬世
則其為欣感曷可勝陳謹以些小不腆土宜輕
贖尊嚴惟冀檢納云云

送晉卿丞相書

云云季冬伏惟鈞體佳勝萬福予竊伏海濱聞
高誼之日久矣今丞相閣下以公才公望黼黻
帝化經濟四海為已任雖千里之外想趨鼎席

李相國集卷二十八
二十七
倍萬瞻企小國曾於己卯辛卯兩年後拜講和
已來舉一國欣喜方有聊生之望惟天日照臨
言可歸哉其享上之心尚爾無他近因上國大
軍連年踵至故人物凋殘田疇曠廢由是阻修
歲貢大失禮常進退俱難以俟萬死之罪孰為
之哀哉但丞相閣下通詩書閱禮樂文墨位宰
相則其古人所謂修文來遠之意豈不蓄之於
胷次耶幸今以土地輕薄所產遣使介奉進皇
帝闕下惟冀丞相閣下少諒哀祈以下國小臣
可矜之狀善為敷奏導流帝澤更不遣軍興保

護小邦俾子遺殘民得全餘喘則其嚮仰閣下
祝台壽萬年烏有窮已謹以不腆風宜餉于左
右庶或領納無任惶悚之至云云
卷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九

表

柳樞密公權乞辭職表

臣某言臣久罹疾病不得趨事奉公乞解官職
者功未大而賞厚難以久居天雖高而聽卑必
從所欲敢敷危衽仰觸嚴威中謝伏念臣門地
平微才資拳曲早從仕宦幸得沐芳而彈冠自
守質愚未嘗附熱而炙手猥蒙 聖鑒過記微
臣擢升喉舌之司常置冕旒之側蓬山承之曾
叨儒者之榮銓部備員亦越平生之望徒糜藿

栗無補涓埃轉秩於紫樞又兼權於華省帝
王顧問之緒軍國稠密之機在捷手利刃而猶
懼不支豈綿力薄才之所能堪副常恐挈瓶之
易溢每觀止水以自懲有叔夜之七不堪勉強
從事負孔戡之二宜去因循在公福過災生憂
深疾在手足惰窳而未便於指使支體委隨而
幾至於蹶頭此豈因寒暑之乖亦非有靈露之
犯盖由才微而任重德薄而官崇竊位已多妨
賢亦久以積年之過幸致今日之煩病悟雖已
遲退亦何晚與其曠官而速誚厚忝 主知孰

若揣分而退身偷生 聖代私情自迫編意難
移伏望 聖上陛下推父母愛憐之心廓天地
包容之量念臣未安於高位諒臣實發於至誠
特降俞音俾全餘喘則小延日月復觀大化之
殷流雖阻雲霄烏有忠誠之輒已臣無任云云

第二表

臣某言昨因風病具表乞解官職伏蒙今月某
日特降手詔不允者駑駘之力已疲急於免輓
螻蟻之誠雖切難以動天本守不移敢辭再瀆
中謝伏念臣夤緣資序汙穢朝廷久會優渥之

私果被沉嬰之疹當夙夜在公之日常戒滿盈
况淹延伏枕之時豈宜曠素此又不退何以爲
顏茲陳危苦之辭願避高華之位殘骸無益上
聽不迴而不例委於掖垣特自內降於手詔方
困頓中扶掖迺興伏見詔書曰人惟求舊又曰
圖任舊人共致雖至人不遺於簪履而小臣無
補於絲毫加又大明無遺索而猶曰多忘衆賢
皆挾輔而尚言孤立夫何慰誨至此綢繆病身
便於退安故嘗觸冒嚴勅責以辜負茲獨震惶
陛下容無用之才而尚不忍遣歸微臣受過厚

之恩而豈不欲勉進但劇位非卧理之地而上
天有可畏之明雖然懷祿而歸讓則斯謂好名
無疾而求安則是亦近詆如臣者才雖至淺性
本不欺在朋友之間猶以誠信自許况君主之
側安敢矯訐而言誠以病莫能興榮以為懼伏
望 聖上陛下霽雷霆之怒迴日月之明不奪
微誠使安老境則捨榆斤鷄樂自適於逍遙得
水傷龜息豈忘於頃刻云云

第三表

臣某言昨以寢疾累表乞退伏蒙今日日復降

李相國集卷二十九
三
手詔不允者匹夫難奪敢奮貢於血誠嚴勅屢
加尚阻聞於額可周張失次啓處不遑中謝竊
以際會之間進退非易上不以苛留為惠而露
洩其短下不以冒處為榮而蹶踣於終然後上
下相知禮曲盡朝無曠官之誚人有遂性之
宜伏念臣非以才昇本緣堇進文雅不能鉤餽
吏事經術又未潤色皇猷翱翔要津疋贅賢路
遽迫負薪之疾益懷覆餗之虞王言溫密而
慰訊滋深 御醫旁午而診視不絕淚盈襟袖
感入肺腸雖賴 聖人之恩靈苟延時月自驚

曩日之形狀坐變朝昏亮宜退安敢意復進臣
又聞在位之人當平居無事則略無求退之心
及一旦臨病亟求解職此則非敢惡榮而止自
惜其身命而已臣勢雖類此實則異焉常懲滿
溢以未寧豈昧斂收而早退徒以上之優渥厚
矣臣之報効缺然所致於君唯此身耳為徇諸
欲其若恩何故未勇於乞閑但自努於竭節今
則體已瘠而無拜跪之力步已澁而闕趨蹌之
儀既不得起守官班又何宜卧腐公廩古者廣
德移病而漢帝罷令就笄裴度稱疾而唐皇許

李相國集卷二十九 四
以在家此皆國家之所庇依帝王之所倚注雖
惜其才賢而不欲許遣亦憫其老病而不使逼
來况臣本無補於經綸復久罹於疾疹有何異
望而又遷延病翼遲迴久費浴池之惠困魚跳
伏驟思游海之心伏望 聖上陛下示聖德之
無容委天光之旁燭俯從哀請許遂退藏用茲
俸祿之豐畀以英豪之佐必有異士堪守剝權
區區之誠天日炤臨云云

柳公謝賜石斛丸表

臣某言云云千金珍藥特紆善救之私六尺殘

軀已有更生之望凌兢何措奉戴失容中謝伏
念臣昨罹風痺之交侵乞免官班之非據雖退
適於蛙井仰感天恩尚未離於蟻床卧更歲律
百方莫療五氣相乖惟石斛之名丸實金篇之
遺訣補精益內既著於方經壯骨輕身又聞於
術士如非內府之秘蓄誠匪人間之易求豈意
至仁俯矜舊物命良醫而騁技降溫詔而霑恩
未及拜承更思平昔顧尚昧養生之術致此沉
嬰又豈施醫國之言有所裨益無功可副受賜
自慙庶圖飲啜之勤立獲靈竒之効行復邯鄲

之故步免為晏子之蹇行苟保餘生曷忘後効
云云

齋祭使車公若松謝賜宴西京公館
表

臣某言云云榮踐綺都方稅星李之騎叨叅藻
宴遽蒙露渥之恩俯伏拜嘉感兢失措中謝伏
念臣心素期於公耳才不稱於使乎戾平壤區
光秉漢家之龍節凌大同水擬乘博望之仙槎
豈意 聖上陛下俯矜靡盬之勞遙賜示慈之
禮玉俎之八珍綺錯雲壘之九醞星浮臣敢不

飽義飭仁滌情洗慮攝事惟敬承無疆之天休
仗國之靈期不辱於君命云云

任相公濡讓樞密副使吏部尚書表

臣某言云云雨露無私本不畜汪洋之澤龍興
有局恐自貽傾覆之虞敢瀝危悰期還成命中
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玷官班學不熟精無實
攸對魁之辨性惟質直慕石立書馬之謙幸沐
厚恩驟登重位謬掌喉唇之任略無輪翮之能
十年批鳳於唐麻榮踰涯分一日放鷲於王谷
望極生平皆非由錐穎之才茅自託葭莩之幸

之故步免為晏子之蹇行苟保餘生曷忘後効
云云

齋祭使車公若松謝賜宴西京公館
表

臣某言云云榮踐綺都方稅星李之騎叨叅藻
宴遽蒙露濟之恩俯伏拜嘉感兢失措中謝伏
念臣心素期於公耳才不稱於使乎戾平壤區
光秉漢家之龍節凌大同水擬乘博望之仙槎
豈意 聖上陛下俯矜靡盬之勞遙賜示慈之
禮玉俎之八珍綺錯雲罍之九醞星浮臣敢不

飽義飭仁滌情洗慮攝事惟敬承無疆之天休
仗國之靈期不辱於君命云云

任相公濡讓樞密副使吏部尚書表

臣某言云云雨露無私本不畜汪洋之澤龍鬣
有局恐自貽傾覆之虞敢瀝危悰期還成命中
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玷官班學不熟精無實
攸對甍之辨性惟質直慕石立書馬之謙幸沐
厚恩驟登重位謬掌喉唇之任略無輪翮之能
十年批鳳於唐麻榮踰涯分一日放鷲於王谷
望極生平皆非由錐穎之才芽自託葭莩之華

敢圖異獎又集羸軀俾綴樞司之峻資復無選
部之重柄若又冒處必將疾顛昔者庾亮受中
書乃拜童而坐讓羊祜遷開府亦抗表而固辭
此皆外戚之羽儀群臣之領袖非又任股肱之
寄猶恐生肺腑之嫌况臣無德可稱無勞可記
直以恩親而暴進遽蒙官職之過崇雖天意之
至公懼物議之喧沸無補於國有疑於人伏望
聖上陛下貞日月之明廓乾坤之度追寢殊左
之寵更推英偉之人無令具臣獨集群謗云云

同前謝表

臣某言云云天地之恩一於終始父母之命惟
所東西祗服寵光伏增欣悚中謝伏念臣受資
淺鯁臨事趑踈少而藉山苗之有麻早承門蔭
壯乃患海棗之無實始涉儒書然未能游刃有
餘但不至面墻而立夤緣戚屬揚歷榮班以俗
學無用之軀挾衆人易疑之勢每蒙除拜輒越
階資所難杜者群言決不謂之公選顧縻俸祿
三歲至千自計功能萬分無一此猶滿溢常恐
顛濟敢圖鳳綵之優辭又擢鴻樞之密地申無
銓部俾品人才無德以堪人雖指之不可違命

則忤臣亦難於固辭沐膏雨之霑滋凜薄冰而
兢戰感深滂下恩重身輕此蓋伏遇 皇上陞
下揔攬群材裁成大化體漢帝之為政雖周何
加法燕王之禮賢自隗而始故容拙薄無示甄
收臣敢不拂暗愚明竭愚生智苟耳目之所及
當夙夜而克勤負軛服轅盡微力而後已糜身
粉骨豈洪造之足酬臣無任云云

宗室沔讓守司徒廣陵侯表

臣某言云云馳鈿定封優授通侯之爵鷄梁不
稱恐興彼子之譏誠不敢當亮非妄歸中謝切

以五等之設百王所同盤石既堅式振漢家之
業維城克固永弘周室之基然無德而驟封亦
有時而或躡如臣者智無多蹠愚甚守株造次
必儒慙非河憲之嗜學端恭率禮竊慕東平之
檢身幸托蔭於先朝久叨榮於蕃邸此猶已足
常以為憂復遭 聖德之天臨又記親緣之孝
薄賜之泥檢崇以茅苴俾無五禮之權卓處三
台之右饗鷄鷩而設樂徒自眩焉使蚊虻而負
山非所勝也撫躬自慙瀝血求辭伏望 聖上
陛下察臣無絲髮之功知臣懼瓶甕之溢追還

成命更選宗英豈無麟趾之賢克守犬牙之制
臣無任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明綸不反固殊削葉之封淺器易盈懼過
飲河之腹省循非稱愧汗交并中謝伏念臣天
質昏人材擗散徒託乾坤之造粗免踣顛坐
糜祿廩之豐略微報効偶緣天幸復被 聖知
自從蘭阪之遊陪嘗紆縲眷何意楓宸之邃密
文記菜屑特崇甸服之班俾陟信圭之秩本非
公望又踐台躔八政修而七政齊何德可致一

命僂而再命偃以榮為憂方拜章以乞辭復降
詔而敦勉此蓋伏遇 聖上陛下仁親九族智
燭群心用人若文王之時於周為盛裂土如高
帝之約非劉不封肆收謗薄之資庸賁寵光之
羨臣敢不殫修鈍器鞭策駑才心戰淵冰益勉
諸侯之孝身為屏翰力匡天子之家臣無任云
云

琴秘監讓翰林侍讀學士表

云云爵以寵臣蓋生眷愛人不稱職祇速顛隳
撫躬靡寧敷衽自訴中謝竊以翰林地密學士

資崇况復參講讀之筵尤難應奉苟不負該通
之學曷易承當如臣者濫巾儒林附贅仕路文
詞鄙朴慙非縉鳳之華學問荒唐又乏癡龍之
辨端逢盛際驟擢清班顧瘳曠之實多方譴訶
之是畏敢圖豐眷過錄虛名遽加芝檢之優詞
俾玷花輓之高選自代言於詔誥為愧已多更
備問於燕閑偷榮莫甚雖欲勉強而冒處其如
謗讟之交騰伏望 聖上陛下諒臣本出於至
誠知臣實懼於非據追收渙號更擇異才不惟
愚分之獲安固亦物情之歸允臣無任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命出中宸選高內相榮生望表喜溢情溢
謝伏念臣器局庸虛性資朴直文非華國僅同
童子之篆雕用不適時徒守古人之糟粕偶緣
科第早躡班聯自 神考之膺圖屢蒙器使及
陛下之嗣統益荷甄異顧惟俗學之短才多歷
儒林之清貫芸臺承乏已慙玉象之才蓬觀備
負又愧董狐之筆復無叨於三字皆大過於一
生尚懼多言未遑啓處豈意瓊霄之眷命更加
玉署之榮資恩以幸加淚因感墮此益伏遇

聖上陛下臨政顧理用人取長無收庸受之儒
選云未特霈膏露之渥臣敢不激昂夙志深雪
學庸受昏襟理舊業之榛荒造次必是守孤忠之矢直
夷險不渝臣無任云云

琴諫議讓同知貢舉表

云云有命忽加俾貳掄材之任撫躬非稱懼貽
代匠之譏輒露危悰切思追寢竊以詞賦之選
古今所難才長者或局於對偶而騁氣未周識
近者或工於剽掠而使人易眩苟不精於取捨
即有濫於賢愚如臣者記問荒唐襟靈淺鯁汗

青積學曾未造於淵源餽白戰文章首登於科
筭黃綠盛際汗巖清班備更儒者之極榮已越
平生之素望敢圖溲洎復委重權雖聖度之有
容顧人言之可畏力辭至懇願肯為期伏望
聖上陛下史決無留高明委照惟勝職之是急
忘反汗之小嫵更擇宗工使持文柄得賢為實
上既充泛駕之求守分自安臣亦免負山之愧
云云

同前謝表

云云棘圍考藝宜推博大之儒楓禁疏恩誤及

庸虛之品靡容遜讓徒極感藏伏念臣識謝辨
魁才慙吐鳳幸違風雲之嘉會得依日月之末
光驟沐寵靈屢遷華要玉堂承之叨參內相之
名藥省崇資猥備諱臣之數獎廢優緝識量迂
踈力雖策於疲駑萬無一補學亦幾於荒廢十
有九忘披卷得詳掩篇則失每躡文章之任不
堪俯仰之慙豈意至仁曲收舊物忽降絲綸於
宸極俾司旗鼓於文場汗渙難迴強顏自處與
選是書生之宿志拜命爲吾黨之榮觀此蓋
我聖上陛下護短取長匿瑕藏醜謂儻有露塵

之効故委以衡石之權臣謹當仗旁燭之皇明
礪下愚之天性利其斤斧苟有得於良材備以
棟榱庶助成於大厦云云

趙祭酒冲謝三字表

云云任重代言本屬該通之學恩容承之過推
庸鑽之資省已自兢覲顏何措中謝竊以詞翰
之職詔誥爲難華而小實則不足以遐暢聖謨
朴而無文則亦難以究宣主意惟其有游刃之
妙殆不貽血指之慙如臣者涉獵未至於醇儒
篆刻僅類於童子自侍書東禁顧嘗奉於清光

及正位北宸尚不離於嚴陞勞無可採職有不
供果喧群議之沸騰尋被有司之彈理凡骨難
淹於帝所恍若夢驚丹心猶戀於君軒潛然滂
下豈意雲霄之邃尚矜簪履之微斷自一心別
加三字纔擯內廷之密侍復叅法從之邇聯叨
榮則多較舊何損此蓋 聖上陛下至仁含垢
大度包荒至收屏斥之軀遽玆清華之選臣敢
不激昂宿志鑽味古書鉉槩不停少補右文之
化粉糜爲誓益堅報上之心云云

任秘監永齡讓起復表

云云慈顏永闕猶鐘號慕之情澳河府加遽辱
殊尤之命所難勉受輒敢冒陳由謝伏念臣早
失父嚴獨依母愛洪惟鞠養何以報其劬勞奈
迫官司尚未專於定省積茲罪釁遭此閔凶雖
云百日之周尚爾一心之痛幾於滅性誓以終
身何泥檢之批詞俾墨纒而從事披曾訴懇瀝
血求辭伏望 聖上陛下曲諒愚衷特紆大度
許其遂服使跂及於通喪移以爲忠猶得申於
後効云云

竒平章乞辭位表

云云月盈則虧物忌大滿日八而息人不常勞
况冒寵而久居雖有悔而何及敢敷危懼乞解
重權中謝伏念臣謬以庸虛早登華要自明廟
而至 聖代凡事三朝由樞府而踐宰衡又踰
一紀無功可記尸祿則多在平時猶懼其不支
况弱質早衰於多病目昏擊而幾不辨物體清
瘦而尚未勝衣若此不辭又將何待雖 君上
有包含之德而宰相非曠素之官伏望 聖上
下推哀矜惻隱之心憫老朽尪殘之物特垂
俞詔許遂退藏則漱和氣於聖時餘生足養掛

丹心於帝闕一月何忌云云

第二表

云云病未有間敢貢退安之請仁無遺舊尚稽
開可之音實鬱下情更干高鑒中謝伏念臣養
不更事椎而少文本興戴鷓之家論思非任謬
處問牛之地燮理無能方茲滿盈不早酌損累
被沉疴之作已瀕垂死之隣非唯目暗而喪睛
抑亦脚枯而無力不以此時而辭避甚於昔日
之因循茲拜囊封冀迴天聽何俯頷於芝檢尚
冀領於芻言苟迫恩威復安寵位人必請歸詞

百用上臣功法偽議以金名佳茲答責之任加
重以頓嬰之轉劇雖欲自久其何以堪伏望
聖上陛下諒臣蹇短而不欲妨賢知臣老鈍而
不堪任職俾釋肩於荷擔得遂性而優游臣當
退伏里閭勉加藥餌苟少延於餘喘儻可効於
後圖悽悽之懷吶吶難既云云

任平章謝守大師上柱國表

云云愛之欲其生斯加寵渥榮也祇為辱必速
顛隳偃倮拜承精爽飛越中謝伏念臣階緣戚
屬揚歷周行坐糜祿廩之豐但知飽暖久塞論

思之地蔑有功能此已播於多言猶恐遭於衆
爍况去歲有遷資拜傳之命在人臣是踰分過
涯之榮讓固畏違忤之誅受亦虞曠素之誚故
逡巡而未斷誠進退之俱難然與其懼罪而遲
迴夫豈若陳情之懇迫方乞免前恩之及尚阻
曰俞遽復蒙後命之加莫知所措益難煩聒輒
敢冒居八柱之名待有功而迺策三師之號苟
無人則不充顧有何能亦忝茲選此蓋 聖上
陛下烈光重葉情篤外家兼收無似之軀驟賁
不貲之寵臣敢不殫修操履鞭策焉頑草木之

而罔上臣亦涉偽讓以釣名值茲答責之併加重以頓嬰之轉剝雖欲自久其何以堪伏望聖上陛下諒臣蹇短而不欲妨賢知臣老鈍而不堪任職俾釋肩於荷擔得遂性而優游臣當退伏里閭勉加藥餌苟少延於餘喘儻可効於後圖悽悽之懷吶吶難既云云

任平章謝守大師上柱國表

云云愛之欲其生斯加寵渥榮也祇為辱必速顛隳偃僂拜承精爽飛越中謝伏念臣階緣戚屬揚歷周行坐糜祿廩之豐但知飽暖久塞論

思之地蔑有功能此已播於多言猶恐遭於衆爍况去歲有遷資拜傳之命在人臣是踰分過涯之榮讓固畏違忤之誅受亦虞曠素之誚故逡巡而未斷誠進退之俱難然與其懼罪而遲迴夫豈若陳情之懇迫方乞免前恩之及尚阻曰俞遽復蒙後命之加莫知所措益難煩聒輒敢冒居八柱之名待有功而迺策三師之號苟無人則不充顧有何能亦忝茲選此蓋聖上陛下烈光重葉情篤外家兼收無似之軀驟賁不賞之寵臣敢不礪修操履鞭策焉頑草木之

微雖未謝乾坤之造冷勺之淺儻或裨河海之
深臣無任云云

崔宗蕃乞赴東堂表

云云右文明代公選群英新學小生猥求自試
敢披精懇仰冒聰聞中謝伏念臣性本堙桐材
惟拳曲學雕蟲之伎早有志於科名無磔鼠之
能素未便於刀筆偶緣門蔭一破吏名若不由
儒學而立身亦將何面目而從仕况祖先皆從
此途而顯迹在子孫可將他路以干時今伏遇
國家急泛駕之求下如渴之詔用精鑿而剖石

遍索殊珍張巨綜以掛雲大搜逸翮得人猶漢
之為盛多士若周之思皇是用不揆謏聞庶儻
宿志得數峯之警句雖未通神奉孤竹之巨題
粗堪下字伏望 聖上陛下法道善貸體天曲
成俾容鈇鈍之資同詣衡懸之試則作賦於義
手縱謝庭筠之才收科若摘鬚儻繼立竒之迹
臣無任云云

為李侍中抗初度乞退表

云云寵難酌損已孤夙退之心年至耄衰益懼
夜行之請敢敷危衽丐解煩機中謝伏念臣用

不適時才非經遠藉門蔭而從仕無經術之歸
身幸緣際會之通嘉進預論思之密勿值 聖
考之踐祚厚沐甄升及 陛下之膺圖過蒙器
使驟陟上台之重秩至登常伯之峻資位則極
於人臣望不符於師尹有妨賢路無補王家分
固莫踰本期引避事難可必坐積素滄今則盛
及從心理當告老寧有未盈之望復懷冒處之
情伏望 聖上陛下曲諒誠祈俯垂額肯俾釋
珪裳之縛得從泉石之遊則倦鳥飛還樂自期
於巢樹疲馬退伏心豈弛於戀軒云云

二度同前表

云云犬馬之齒已合歸休螻蟻之誠莫迴聰聽
敢堅鄙守非瀆嚴威中謝伏念臣性若方輪而
動昧推移材如散樗而不中制度既乏濟時之
用又無博古之能幸遭罕遇之辰驟沐不賞之
寵侍中一品之官也臣已冒顏而處冢宰百寮
之長也臣不量力而居地極台衡權無風憲受
爵則若盡登階級論功則猶幾有毫毛自惟曠
職之多宜早奉身而退然頃者邊陲未靜家國
多艱雖至草萊屏迹之人同懷寢席沾身之望

况為國相遽陳引避之辭誰謂愚臣不作自全
之計故難高謝甘受衆譏暨臨解綬之年加有
負薪之疾若又不退其復何須承 聖訓之悉
纖厚臣心之愧慙矧于謹孔光皆古之名臣也
雖引以為證臣所不敢當也伏望 聖上陛下
諒至誠之請廓大度之寬特降允俞俾從閑適
則殘骸養氣仗 聖德以不僵餘喘偷生祝
皇齡之曷既云云

三度同前表

云云桑榆暮景乞收耄矣之軀綸綍優詞申降

温然之諭所難稟受敢復籲號中謝伏念臣本
無施履之才濫側秉鈞之地虛蒙眷渥訖寂勞
能雖拂暗思明而欲答獎知若負重致遠而幾至
顛踣方朝廷之謀以歛鋒縮氣而莫當及寵祿
之萃身過器溢涯而不止已極鼎台之上級復
兼臺閣之劇權叨榮已多受謗不少曾未引年
而退其為愧也尚深况當告老之期又可頑然
自處上章猶晚下勅不俞 聖度至寬雖若天
容而未忍遽棄衆口難杜焉得戶到而使皆坦
知設迫承君命而留焉必有指臣顏而笑者伏

望 聖上陛下俯循微懇但就閑居游泳 聖
辰作太平之逸老逍遙晚境盡餘樂於平生云
云

李樞密勳讓官表

云云寵踰涯分器滿則傾聲殷籲彌天高可聞
中謝伏念臣孤寒寡援頑鄙少能幼不學書莫
擊蔽蒙之性仕而為吏諒無緣飾之文歷踐官
司訖微報効頃佐元戎之幕出當強虜之兵既
無勇力之褰旗又乏奇籌之破的尚蒙顯賞超
躡華資初以軍功大以皤然白首之姿侍赫若

赭炮之側進趨遲鈍應對踈踈信難努力以勉
居方欲奉身而引退敢圖異渥復出常鈞特宣
綸紵之優詞擢置樞機之密地且無功虛受已
懷覆餗之虞况居下越登又懼積薪之誚臣心
猶愧物議何如伏望 聖上陛下照悉微踪廓
懷曠度追寢殊尤之命更推卓犖之才世不乏
人有副求賢之意臣能安分免貽曠職之譏云
云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九

